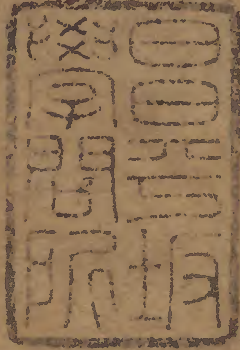


歇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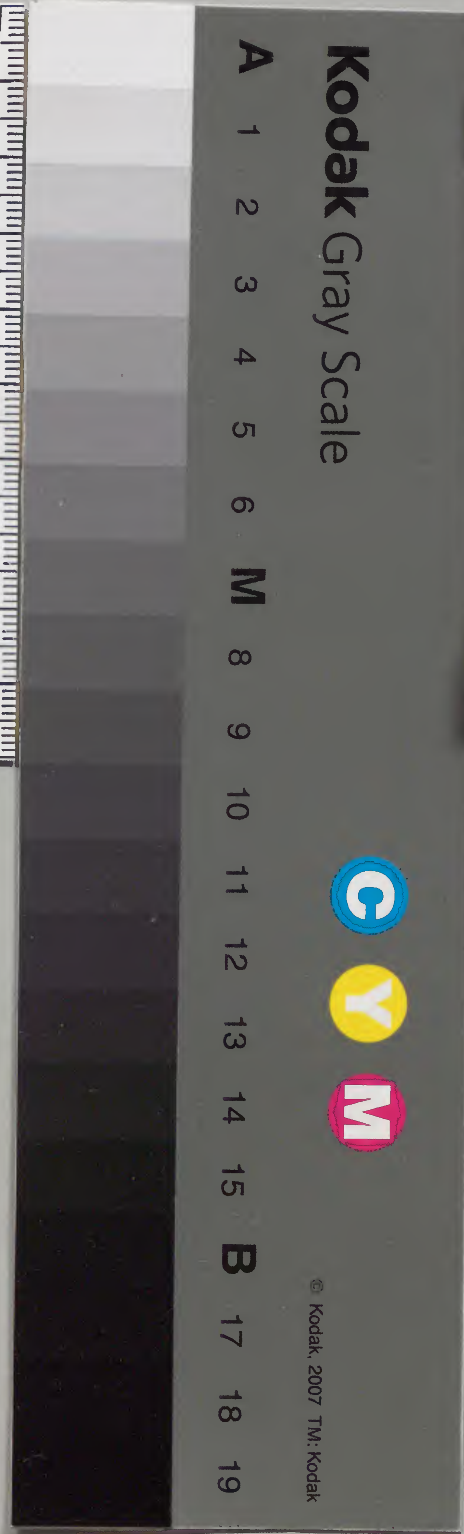
八之十
四止



漢書門類			
一〇五二九	函	號	類
一七六	函	號	類
四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一〇五二九	函	號	類
一七六	函	號	類
三四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529
冊數	4 (4)
函號	317 17



歌菴集卷之八

淺草文庫

真如齋校梓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行狀

大學士對南王公行狀代

先生諱家屏字忠伯號對南先世自太原徙鳳翔
有長眉王者以材勇充南京龍江衛衛士從文
皇帝北上屯雲中遂為山陰人七世祖顯顯生文
秀文秀生得林得林生冲為朝邑典史朝邑公生
縉知臨邑縣有惠政臨邑公生黃坡公朝用配趙

氏是爲公祖考妣黃坡公生石溪公憲武配韓氏
繼梁繼景是爲先生考妣黃坡公儒官石溪公歲
貢並以先生貴贈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祖妣
趙妣韓梁景並淑人先生之生也石溪公方假寐
夢有仙仗擁金童自雲中下入其室覺而先生生
先生生有異質童時韓淑人從闈中授書率一再
過輒成誦甫十二補邑諸生甲子舉于鄉乙丑丁
石溪公憂戊辰成進士廷試擬第一 莊皇帝移
置二甲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同纂修 世宗

實錄尋教習內書堂辛未分校禮闈今 上改元
同修 穆宗實錄甲戌陞修撰乙亥充經筵日講
官先生雅擅經術善講解每進講禮度從容音節
洪亮 上每改容聽之丙子請告賜銀幣給驛以
行巳卯詔補經筵日講官同修會典庚辰三月充
廷試掌卷官壬午七月陞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
修撰八月陞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癸未
三月充廷試受卷官九月主考武闈尋陞詹事府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甲申正月解

院篆教習庶吉士多所獎成四月陞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十一月改吏部右侍郎兼官
如故踰月上手勅改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
士入內閣參與機務當先生在講筵上每注視
一日宮中謂左右曰王講官舉止周詳目不睨視
端人也至是與太倉王公同麻而拜疏辭不允乙
酉五月召對煖閣偕同官議處章奏慈寧宮成以
閱工勞賜銀幣蔭一子國子生九月扈駕視壽宮
賜織金飛魚羅金椰瓢帶諸物至大峪山召對

次贊定吉壤丙戌廷試充讀卷官以風霾偕同官
條上數事請寬杼柚減型器罷水田上召對煖
閣嘉納之八月景淑人計聞賜賻及銀幣特予誥
命諭祭遣使營葬護行先生既憂去當推閣臣
上不允虛席以待比禫除手詔起禮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遣行人卽其家召之固辭不允以四月
入朝既踰時未謁見上值萬壽節先生上疏
曰臣入京踰三月矣尚未獲一瞻天表奉玉音臣
惟堂陛之交惟有朝講軍國之政惟有章疏今朝

講久輟典禮並廢矣聖壽屆期捧表入賀者雲集
尚可端居大內不一出乎章疏頗留綱紐漸弛矣
皇儲虛位上書力請者鱗次尚可留疏禁中不蚤
定乎臣願皇上早臨朝宁無違祝聖之期畢發封
章首下建儲之議非獨愚臣一人得快瞻奉 上
覽疏感動傳諭視朝比朝顧先生不在還問左右
乃知待命未敢出卽遣中官諭旨曰王閣老忠愛
之心已知道了先生再疏陳謝至十六日 上爲
再御門始回恩 上目屬久之庚寅元日召對毓

德宮 上擁皇長子令閣臣諦視諭以保愛之指
四臣咸請諭教 上領之疏請冊立不報四月以
災異同疏言應天實事優詔褒答先生自以起用
踰年不能有所補救稱塞自効請罷其略曰夫暑
銜伴食無所事事古之爲亞相者多有之顧在清
靜寧一之時則可非所以語於國家危難之日也
有器於此三人舉之患不勝益一人焉力不加多
則益者慙矣天下事豈但一器之任已哉今天鳴
地震星隕風霾川竭湖涸之變疊見四方水旱癘

疾交發累歲外患未休軍餉積缺邊腹並潰兵農
俱困而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簿書詳緻祇飾彌文
綱維廢弛名實殺混乃徒使三臣蒿目剗心而臣
愚不能效一臂安用臣為哉間嘗一進瞽言略蒙
慰諭竟與諸司章疏並寢不行臣用是自列罪狀
冀賜罷歸奏入得旨慰留再上疏曰夫人臣事君
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為子者謹視湯藥必瘳廼
已臣自至京一歲 皇上靜攝之旨屢形傳諭曰
眩暈動火日飲食少思日眼目障澀如此者不止

一次臣子之心豈能自安幸而 聖體康豫而不
能朝夕獻替導主德於緝熙卽或聖體愆和而不
能左右調護保 聖躬於元吉此臣之夙夜憂懼
者一也 皇長子冲睿中外繫心國本莫定羣情
危疑此臣之夙夜憂懼者二也禁庭深密之中侍
御僕從之事喜怒過當則聖性累其和平訶責太
嚴則羣小震于摧壓此臣之夙夜憂懼者三也臣
抱此憂懼之衷兼邁灾危之會揣循才力既不能
有濟于時積累精誠又無由感通于 上此臣所

以內愧尸素不能頃刻自安者也疏入不報遂引疾求去 上遣中官諭指令勿去先生疏彌懇詔敦勉始出七月召對暖閣議西事十月四臣同疏請冊立有詔切責臣下令俟後命無擾時三公各引疾公獨直閣請諭三臣出視事已而三公謝恩疏入王許章留中先生曰此緣疏有冊儲語耳又上疏曰夫儲宮之冊非獨二臣當請亦臣所當請也請之而不從非獨二臣當去臣亦當去也今九卿不敢復瀆禮部不敢復爭乃于臣等之言復不見納臣等而下誰敢言者又臣等不言言者方多人言愈多 聖怒愈甚聖怒不解羣疑轉深噤曉之爭何時而已臣爲此懼故於二臣疏中俱擬票云冊儲事諭旨甚明蓋因昨聖諭中有少待時日之語也乞將二疏早發令其亟出待首輔到閣仍容臣等合揭恭請 皇上定擬冊立豫教之期庶使大小臣工仰見 皇上盛意蓋不欲煩之以激聒而欲斷之以從容不欲部寺臺省雜議于外廷而欲與二三閣臣決策于帷幄也豈非大聖人之

見納臣等而下誰敢言者又臣等不言言者方多人言愈多 聖怒愈甚聖怒不解羣疑轉深噤曉之爭何時而已臣爲此懼故於二臣疏中俱擬票云冊儲事諭旨甚明蓋因昨聖諭中有少待時日之語也乞將二疏早發令其亟出待首輔到閣仍容臣等合揭恭請 皇上定擬冊立豫教之期庶使大小臣工仰見 皇上盛意蓋不欲煩之以激聒而欲斷之以從容不欲部寺臺省雜議于外廷而欲與二三閣臣決策于帷幄也豈非大聖人之

識略迥出尋常萬萬者哉疏入二臣疏皆從原擬
復特諭先生有待過十歲冊立出閣一併舉行之
旨先生又具疏曰伏蒙 皇上特賜御札諭臣臣
恭繹聖諭以臣等爲輔弼大臣宜宣明聖心以釋
衆惑鎮羣囂臣等備員禁近休美在上與有榮譽
豈非至願顧事有關於宗社大計非臣等一肩臂
之敢擔一口舌之能定者則今日冊立之典是也
當諸臣初以爲請 皇上不之許也而重罪之今
五年矣諸臣復以爲請 皇上又不之許也而又

重罪之夫請之而不許臣下已不能無疑不許而
又罪之此疑惑之所以益深而搖亂之所以益衆
夫欲釋衆疑莫若大信之蚤全欲解搖亂莫若聖
志之蚤定雖目前舉行未敢遽必而欲過十歲則
似大遲臣謹遵諭旨傳示二臣趣令入閣辦事待
首輔到閣容臣等恭請宸斷臣不勝祈懇明日文
武官李浚口傳聖諭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
衙門不來瀆擾便於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來瀆
擾直待冊立歲冊立先生得旨大喜曰此宗社之

福事機不可失也乃上疏云臣伏奉諭旨竊幸元良之建斷自宸衷冊立之期擬于來歲臣當喜色以懽傳諸臣亦即當誦指而拱俟矣第恐口傳天語宣布未周不如親發綸音播告尤速謹擬傳帖一道伏望裁發施行所有再來瀆擾直待十五歲之說容臣默示聖意戒諭諸臣似未可入之傳帖遂擬帖附浚入奏先生度不得請即令閣門吏馳報禮科禮部浚出果傳旨云札子不必用而部科回話疏已上矣 上雖不憚然止奪部科俸而儲

議遂決自是廷中無復言建儲者明年八月主事張有德以造辦錢糧請是時太倉王公省親行申公在告獨許公與先生直相與議有德小臣迕上成命即獲罪恐事遂渝改乃亟具揭署三臣名載諭旨以請既奏 上震怒罪有德責輔臣附和改冊期遲三年許公罷還先生上疏曰閣臣一體有罪斥罰不宜異同國始具揭時臣寔贊之揭既具臣與連名其始謀同也上揭之日適值張有德疏至其從小臣後附和同也況國今日所請本臣

前歲之所傳國有罪臣實誤之且臣非獨誤國一人而已自傳聖諭以來部科以回話奪俸矣侍郎黃鳳翔以忤旨放歸矣近日言官如羅大紘鍾羽正等並以爭議冊期蒙譴矣則何莫非臣傳宣不實誤之也又不獨誤臣下而已以 皇上美意既定而復搖冊立吉期既屆而復改誤宗社大計罪亦由臣伏乞 皇上將國留用放臣蚤還 上報聞而是時申公亦用言者乞身去先生再揭留二臣不報自念處父子君臣之間周旋甚力終不能

得之於上欲俱去而 上手諭令携藥餌扶掖入閣先生因擬勅請遣官趣太倉還朝十月京衛官関于朝先是曾少卿乾亨議汰武弁部覆未上而少卿閱邊行其兄工部尚書某入朝諸衛官遮訴遂呼譟投瓦石禁庭太囂先生聞狀趣遣人出傳諭曰天下有叛軍寧有叛官汝曹敢于禁地窘辱尚書耶諸衛官皆散去已下兵部議部臣謂治之恐變生夜見先生祈勿問先生不應揭請令五府官詰主者名寘之法事遂定壬辰春科臣李獻可

等以請豫教降罰有差先生封還御批力請寬宥
其疏云獻可等輕冒臣等何敢僭爲解釋但疏稱
冊立之典可以少緩而待來年諭教之期不可少
停而虛今日則其意乃在請諭教非請冊立也
乞憫狂愚特從矜宥疏入未報會有申救獻可者
皆獲譴先生復上疏曰頃科臣李獻可等降罰之
旨臣不揣封還揭請未允而諸臣申救者又已得
罪兩日之內嚴旨疊出奪俸謫官投荒削籍甚之
廷杖雷霆橫擊風日淒陰原其釁端則自臣揭救
獻可始是臣惜諤諤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羣英
爭降罰之輕刑而反構放逐之重禍也用是自陳
乞罷以謝諸臣席藁累日未奉處分詢之同官乃
知爲臣具揭奉旨謂臣希名不遂託故稱疾臣聞
言怔忡負罪彌大竊念名非臣之所希寔非臣之
敢棄臣所希者期皇上爲堯舜之主而臣爲堯
舜之臣此之爲名垂千載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
顏色觸忌諱抗爭僨事被譴罷歸此何名之可希
乎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尊官家享厚祿主德愆

違而莫救刑政壞亂而罔匡此可謂之不希名之
臣矣而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將逢迎
爲悅阿諛取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
爲是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也伏望
皇上將臣特賜罷免以示首事之懲仍召還降謫
諸臣以釋株連之累不報又三上疏云臣聞漢臣
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
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每感斯言惕然自省自念遭遇聖明具員輔弼既

不能婉導密規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
諫扶乾綱將壞之樞曠職鰥官久當退避所以遂
巡未去徒以被恩高厚毫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忠
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廟饗不
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大計臨朝不報臣犬馬微
誠不能感回天意已見於此矣至於升儲大典九
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惟懇卽冊立之期或
可少待而豫教之舉委宜蚤圖科臣所言未爲差
誤謹呵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宮闈

之讒構交作其於虧損聖德動搖國本非細故也
臣誠不忍明主蒙咈諫之名清朝有橫施之罰部
科惟無妄之罪宗社蓄不測之憂循省虛庸終慙
匡救若復依違保祿澳沁苟容正汲黯所謂從諛
承意以陷主不義詒辱朝廷者耳死且有餘僇焉
願亟賜罷歸俾全晚節辭愈直切 上弗省已遣
中官捧御札再諭先生先生自惟明主可以理奪
引義決去庶可感動遂四上疏云臣頃以揭救科
臣致于聖怒斥罰杖遣連及多官數日以來驚悸

不寧凡兩疏乞休未奉俞允忽於本月三十日伏
蒙 皇上遣文書官李浚恭捧 御札到臣私寓
傳示 聖諭伏念臣以至愚至陋之質蒙 皇上
生成作養之恩十年講幄六年政府雖天地父母
未足比其恩慈粉骨碎身莫能申其報塞豈不知
將順聖意鎮戢羣囂可以全君臣喜起之休養中
外和平之福而止以冊立一事爭議累年在 皇
上欽定吉期已有確然之信顧小臣數生激擾殊
無靜聽之恭聖諭謂之喜事逞臆此誠諸臣之罪

也幸蒙薄罰臣但當委曲調停從容緩解而封還
御批致激聖怒聖諭責臣甚失禮體此臣之罪臣
亦何辭但皇子于 皇上父子之親也冊立與豫
教典禮之大也臣與諸臣知以盡言爲效忠而已
豈意激 聖怒哉使諸臣預知 皇上之怒必不
敢激聒宸聰使臣預知 皇上之怒必不敢封還
內降而所以敢激聒敢封還者恃 皇上之聖明
無一言之不納 皇上之寬大無一物之不容也
今見嚴旨疊出斥逐諸臣乃始錯愕自恨以爲忠

非素蓄志未上通而謬以狂瞽之詞坐取決裂之
禍此身不能一日安于其位而豈敢文言求去託
疾廢政哉伏荷天言切責謂沽名逸則大非人臣
之義所宜且溫旨慰留念贊襄有年當以幾務之
艱爲慮華袞鈇鉞總屬皇恩雨露雪霜何非至教
臣誠不勝感激流涕佩服銘心惟是孤忠獨立之
身抱下愚不移之疾俯循深痼恐非數日之假可
痊望乞生全寔以一朝之褫爲幸上不報至三月
廷試先生辭免讀卷而賜珖之命始下 上雖聽

先生去心寔知其忠先生疏辭有云情依依而戀
主頻回棄婦之頭心惓惓以憂時橫灑孤臣之涕
方先生杜門求去也或進說曰明公天子相臣卽
諫不從宜濡忍就大計取一日之決以爲高非所
望也先生慨然曰僕義固有所處夫古之人主惟
所欲爲者以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意耳
大臣不愛爵位小臣不畏刑罰事宜少濟雖然敢
不謝君良規在政府先後六年所不考二品滿裁
兩月竟力引以去先生去之年皇長子出閣講讀

辛丑東朝遂建先生聞之喜甚曰聖主如天四時
寒燠自有節序老臣慙矣敬齋沐表賀 上遣行
人持羊酒銀幣存問官其長子湛初爲中書舍人
先生疏謝併勸罷鑛稅起遺逸所知刪改以進先
生謂是誠愛我第微誠未宜抱此耿耿耳又明年
癸卯而先生病夢與馬文莊公應制詠獻芹獻曝
詩覺猶能舉其句及病甚寢語皆公家事也其忠
愛如此計聞賜卹有加贈某官謚曰文端於是廷
中皆稱曰若王公者君臣始終之義備矣哉言用

而身顯君之明也然身顯而言不庸者有矣進以
效事而退無隕名臣之忠也然名成而事毀者有
矣今 天子仁聖以章公直聽公去以全其高斷
行其言以成其志眷禮隆備以厚其始終夫言用
而身舍者舍賢其用也身退而功成者退愈其進
也 天子真能用公公真遇主矣先生與人冲夷
温厚至其所守凜如也江陵病或醮諸神先生不
往及敗見籍後所收交游問遺書甚多先生無一
字浦州張公繼秉國先生與同鄉微有規勸裨益

良厚是後時政益務恢博朝士或詭激樹置挺諸
用事者當事者至不能堪先生嘗引大義兩解譬
之迨升揆席推至公見誠素侃詞正色延見百僚
莫不歛服終先生在位無嘖言者既謝政卜墅南
郊比於東山焉先生多識廣覽而不名詞章間手
疏六經四子徃徃有新義竟亦罷去其旨先主躬
修篤重倫叙居平而已痛二親蚤背祿不逮養
上所賜鮮若上尊珍饌必薦乃敢嘗景淑人之喪
趨歸哀感道路比至舍有祥雲覆輦上如華蓋人

以爲孝徵云治家嚴肅僮僕不敢犯方執政時有
蒼頭從山陰來怒笞之聲達於外館客恠問故公
子曰奴輩往返家大人皆優給行資此奴來有給
驛馬者私乘之所以怒耳里居尤謹禮教里中人
無敢詭服華履急病振饑仁治黨族嘗言曰隱君
賜以矜廉絕交游以示簡吾不爲也予周其慝交
厚其往干旌之過臨不以疾辭賓客之供具不以
窶廢沒身之日幾不辨壘焉元配霍氏封兵部主
事宗嶽女未廟見卒累贈淑人繼配李氏諱聞喜

處士松女累封淑人淑人性貞靜勤敏善事舅姑
舅姑謂新婦愈亡婦亡婦明慧不若新婦能耐勞
也先生初舉于鄉家故貧遭喪吊者旅至淑人手
治具饗之無不飫者然自處朴素旣貴嘗儉服過
霍氏家諸姻黨見之竊笑淑人曰夫人以有勝人
吾欲以無勝人聞者皆愧叔璽少從先生邸中課
之嚴淑人曰叔尚穉而違慈母奈何苦之姑適李
氏寡淑人以妝橐嫁其女事母甚孝然雅不欲私
外家至霍氏待之加等焉先生方柄用不得志每

每懷歸淑人輒從旁贊之既罷政歸淑人忽病竟
不起先生傷之每誦鄰靡二仲室無萊婦語泫然
泣下先生生云淑人生云子女云卜以甲
辰十一月八日甲申合葬桑乾之陽子某某書先
生遺事將求銘於當代作者謂某門下士屬以狀
某事先生館中以年長獨見延接顧愚昧無以測
知先生之深而先生功著社稷義垂丹青其載於
左右史之書與夫縉紳學士小夫田豎之口者既
較然若日月照而風霆鳴夫碑林宗者無媿辭而

已至於先生將奚置詞哉謹撮錄封事紀其出處
大端具狀如右

兵部尚書環洲吳公行狀

公諱允字君澤別號環洲少英朗不羣及長美髭
修幹沉毅好謀為諸生試多不利益慷慨自喜持
論宏邁人不能測也以例入北雍嘉靖戊午己未
連舉順天府禮部試辛酉授兵部職方主事癸亥
陞員外郎以母服歸丙寅起補車駕明年為武選
郎中時 莊皇帝新即位巨璫例乞門蔭移牒紛

籍至子廕父或丐予他姓公持例多不予分別疏
 請司禮匿不上遣人詣曹求易疏公怒收繫之欲
 以遞奏 聞司禮懼謝是時公守法名喧廷中武
 爵訛濫吏率緣為奸公更置籍七百與內黃參質
 繇是銓序精允宿弊蕩然性曉兵事又都樞地久
 屢佐密算料敵奇中時虜入塞並掠盧龍太原京
 師戒嚴議徵宣大兵入衛公策曰永平完實虜飽
 且速去必不渡灤水而西明矣以愚計之及茲已
 遁遁而銳師邀其情可以大創今徵兵內向坐失

機會寇去而守徒自勞德請弛備無召邊兵後驛
 至虜果以議前一日出塞而督臣以入援故緩追
 賊賊頓於寧武無擊之者盜曾一本嘯海上閩師
 討之以殲魁捷聞朝論且行賞公曰海中超忽賊
 魁真偽未可辨也請覈實乃賞後一本果未得凡
 邊功覈而賞自公始也初公鄉薦出新鄭高公門
 夙以材略見重新鄭之扼於華亭也罷去無一人
 祖道者公單馬送之於野執袂而別遂為執政所
 憾謀逐之賴吏部尚書蒲坂楊公營護以免已乃

出爲湖廣叅議時嶺右有古田之師楚當後戶議
調麻陽兵以遏犇潰供餉不訾公曰賊所從入楚
者三道皆徑於土司但犒諭其酋委之禦寇此不
過百金數吏之事耳從之庚午移河南京糧道寓
治都城當北虜款貢議起而新鄭再相公居中爲
畫邊事其納把漢那吉購誅趙全與定封貢互市
決策多倚公辛未陞山東按察副使飭兵霸州立
保甲塹塗布壘巨木斷道以備盜盜馬不得驟咸
屏伏他走是時北虜新就羈縻畔服無定衆論洶

洶宣大總督王公崇古上言臣熟察虜情可保三
貢無事此外非臣力所及願朝廷謀帥選能以匡
不逮於是廷中咸推公材可任擢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宣府等處於是始營邊垣自西海冶抵
西陽河東西袤若干里明年復築外十三家邊起
滴水崖訖於黑漢嶺烽火相接故民堡單敞官屯
率土墉庫惡難保民棲無安宅耕無寧耒公下令
併聚合守諸屯墉皆甃而崇之於是胡漢畫然人
有恃賴矣諸陵背胡無捍蔽每秋防時督撫皆徒

軍駐山後名曰護陵而以雲晉委虜其境東北皆
挺出塞外若舒兩臂勢懸而多備公繇龍門所東
達靖胡堡橫絕虜地三百里建壘其間遷史車之
落屯之史車二夷者嘉靖間所降納錯居內地故
徙而實焉凡繚垣百六十里鞏臺百六十所而陵
寢乃固諸帥皆罷護虜故桀頡嬖漢吏而俺答弟
把都兒子黃台吉尤梟悍善戰薄市賞心非父兄
所為每貢俺答輒以私馬代進得賜物抵地上不
肯受公思有以震懾之市日俺答與諸子弟去塞

百里而獵其精銳屯塞下將吏皆集張家口以填
之公偕文武四五人騎而出二藍旂導直趨虜營
虜錯愕咸張弓挺刃公遣人馳告軍門來觀若營
寨且犒若可共下拜虜乃拜跪爭獻酥酪遂按行
其軍曛而返王公崇古聞之大駭遺書規切公報
書言已出有三利虜衆近邊強壯皆集可以悉彼
虛實一也彼方恫疑約難堅久今輕騎直往推心
置腹使無我虞二也虜常輕我謂中朝無人今以
二三將吏親蹈虎穴指撝數十萬之中彼將震駭

史記卷八十一 匈奴列傳第十一
失鬼奉約惟謹三也且俺答在遠營中皆小酋不
虞我來請命則無及擅謀妄動又非虜法此其智
勇俱失之時僕籌之審矣王公乃歎服初黃台吉
娶婦生扯力良無寵又妻大成台吉之母生五路
台吉色衰復棄之盡奪其所部萬騎與他庶孽又
東掠史車就室於朶顏公知諸子失兵怏怏而父
遠出欲以奇計疏析破弱之扯力良請賞公呵曰
爾父爲友不畏誅更請賞爲對曰父暴吾母吾無
如何矣能止暴邊乎公因爲密謀曰聞爾兄弟殊

失職吾取爾父騎歸爾爾能報我忠朝廷乎泣而
對曰能曰爾父腹心惟革布耳吾助爾誅布布誅
率爾衆依姑多羅以牧五路兄弟亦率故騎合於
大成台吉二人素與爾父郤力足抗也爾父歸必
不敢問騎爾長有爾衆矣扯力良兄弟果殺革布
如公策黃酋歸惠甚不復詰問於是勢稍衰損公
又使其將邀把都兒而醜之青把都怒絕貢擁兵
至塞要求十三事將吏請少從之以釋其憾公曰
不可此嘗我也從之祇示弱將生虜心乃召之前

爲開譬禍福曰汝能貢仍賚汝否則聽營中砲聲
耳言畢千砲並震虜馬皆辟易乃號泣乞貢而去
自黃會失衆把都兒死而虜王益惴懼欵益堅貢
市初起制度草略公始制虜王貢儀定書稟之式
通使之禮我使類用白衣充之至虜庭皆鮮腆降
重虜使人遇叅遊于塗避馬下立言事則跪置夷
館以五銳士夾一虜加扇鍵馬每市賞止會長墻
外驗票犒給輕重有差所市馬良者予直七兩七
軍共領之迺而殺至三兩二軍而止其法最詳密

後來皆謹守繩度而已盧習侵盜雖欵服時諄於
市或潛盜所鬻馬以去公患之令守者持白梃伏
而伺得盜皆痛棒而逸之虜以爲言使對曰暮執
賊安問胡漢孰令爾爲市而盜乎虜聞皆慚沮一
日有旋風西來公下令日晚有賊從東方至速備
之是夕盜馬者哈不慎部七十人果入東暗門砲
舉賊遁禽三人詰朝哈會獻馬請釋俘斬不與掠
我七人以去公命閉關停市告諸部速移營避我
我發兵追不慎矣諸部震懼共追還所掠以不慎

馬九九謝死罪乃舍之打喇名安執我樵人以要
貨公聲罪於諸大會乃共收其牧畜千獻之表聞
詔以賜諸部虜益懷服公居上谷久威信著聞時
用不測賞結諸夷心因而任之虜性質得恩賜效
死力無愛以是公所遣謀雖窮漠皆能鈎得之廷
中常毘公雖他鎮督撫往往藉謀力以濟東貴者
青把都女也嫁東虜隨其父貢與邊吏言稱其貧
公因謀結貴以探知東部事謂貴毘弟每一馬取
絀一畀貴凡得絀二千東貴俄獲厚貲出願外感

泣去乙亥遼東以虜謀大舉聞廷中屬公偵之
從東貴帳中具知土蠻亥生人避歲不爲寇其弟
莊兔兒病不能騎大兵皆糜散徒附邊數小部謀
掠全河以東衆數千人耳始遼帥謬謂虜用衆又
未知所向留廣寧以待之及得公報亟以兵趨平
虜堡值歸虜捲甲重載踏冰而渡師薄之斬數百
級冰解虜溺死無算遼帥以功封公賜金幣而已
朶顏操蠻以其姊妻黃台吉挾賞寇邊攻毀鴉鶻
砦殺二將軍薊帥皆奉詔切讓貽書問計於公公

報曰操蠻罪在不赦今上策討之中策懲之上策
宜用而示之不用姑講解以驕之許之加賞以誘
之使其弛備而後兵之可以一創若明章天討情
形俱露虜扼險拒命難以得志非完計也中策宜
不用而示之用薊門大出師揚聲塞外以明必討
宜雲料軍若將合擊而微示意黃會俾得禽縛罪
人許以自贖僕當爲公任之耳書聞政府謂宜從
中策卒以公力縛阿都赤等十七人獻於古北口
詔戮於鴉鵲砦先是宣府屯糧溢故額至二十一

萬軍多積逋公疏請赦逋汰浮人乃蘇息又令流
人歸業者原其負給以牛種由是耕者雲布粟價
賤於中土矣公嘗言火器之利可令貴獲失勇韓
自失謀初至上谷卽盛講而修之造將軍砲百滅
虜砲千三眼銃萬故法以大砲城守其重不可徙
也公創雙輪小車挽以十人駕二馬隨營遠涉砲
發而車完又故法楔砲以木人熾之立震死公易
以乾土氣完而不震虜每言中國用砲如忽雷災
者當之能再擊耶噐成公引虜使至營觀之砲舉

若連珠移時不絕乃嚙指去癸酉陞右副都御史
兵部右侍郎丙子遷左侍郎巡撫如故戊寅以原
官總督宣大俺酋既老頗佞佛至是將西謁番僧
寄帑於公留旂箭表信而去譯語甚卑虜所道出
秦涼塞諸邊皆震聳公與約俾繞賀蘭山背以行
而使使紀綱之禁毋近邊公又計虜西且以兵力
臣瓦剌併有其衆勢益強盛難馭乃陰求得瓦剌
亡臣餽勞之與謀曰俺答爾仇也比西行名爲迎
佛實將徼利於爾爾部小弱誠難與爭鋒若舉衆

陽附以驕其志俟其惰而擊之可一戰殲也及虜
王過瓦剌瓦剌供且甚謹卒以精騎邀之如公策
虜大挫衄至番留不歸將與和親公聞大驚曰果
爾且續胡斷臂矣乃密遣人厚遺番部令與虜絕
番得餌遂絕婚時俺酋以契召諸部兵將復讐瓦
剌青把都等不應公策酋且疑怒內顧少子以書
撼之曰王父播越內變將起願爲爾小子謀使雲
中以二萬人出塞四百里樵蘇達於陰山砲聲殷
轟虜留衆皆驚擾驟騎以告俺答卽日東還於是

衆耗氣衰矣公督撫先後九年府庾充牣積羨金至十九萬兩貨物二萬屯穀二百萬石太倉太僕罷輸邊銀穀皆至百萬省南山移鎮客饗二十四萬兩以功增秩者三任子賜飛魚章服皆至再賚金幣十五庚辰以原官回部扈從上大閱進陣圖兵略上嘉悅辛巳復以右都御史總督薊遼瀕行執政詢以邊事對曰速把亥狡黠爲遼左患戕四主帥矣此虜不滅禍未歇也請至薊而圖之公至益選兵教陣法作火器繕塞垣先是修邊者

率嚴隘口而虜往往從山梁闖入公始塹深堦高皆爲堅壁復曹家砦以犄古北邊守益設薊師討朶顏趕兎俘其畜馬盡還所掠百六十人壬午三月遼師禦速把亥於鎮夷堡爲覆待之虜陷伏中亥中矢墮焉斬首百級大會八人獲馬百有八十公始謀也露布聞告廟宣捷擢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蔭一子世襲錦衣千戶建州夷逞加奴仰加奴攻海西虎兒罕阿台應之蹂躪內地使遼師討之敗之於曹家谷斬首三千餘級鹵獲無算凡賚金

者六賜飛魚蟒至再十一月入掌兵部事數月
坐言者力請骸骨疏七上報可歸公負氣好施耻
居積俸廩所入緣手而散罷官至潞河貲用乏絕
碎公讌銀卮匱以資行營宅數畝累歲方就近代
爲邊帥貲薄未有比者嘗言吾總六鎮錢流沒課
爲富翁易耳每思多財則多田業多田業則衆僮
奴徵責訟愬歲且百出守之甚勞居之甚苦今雖
稍貧然老蒼頭數人已給使令省事少爭其樂差
勝耳予爲小生嘗侍公坐公爲言讀書養神之道

善養神者操筆臨文驅走萬卷不然雖讀書連屋
不能用也予居塞上時烽燧頻告檄書紛然將吏
選集門外予方閉戶枕睡意飽後起據案酬務應
機曲當而心不煩慮吾神暇也然公才略膽決殆
天授嘉靖間倭寇會稽鄉民率走匿公時爲諸生
獨聚族結柵以禦之時麻陽兵來戍攫市市人不
敢迂視畏戍如寇公私部勒宗黨數十人戒曰無
傷之聞吾呼第共噪以應衆噪震瓦麻陽人皆伏
執以告其戍將鞭之矢貫耳以徇郡人始安後家

居十餘歲未嘗入郡郭就見長吏曰大臣體自尊重先輩謙厚浸失其故吾不能見重於人敢自薄耶時以爲有體公以丙申四月廿三日卒年七十有二先數日送女於商氏言論英英然也計聞

賜祭葬如例庚子崇祀鄉賢子女

云

予觀隋唐

之盛皆嘗以兵力役服戎虜而其邊臣若長孫晟郭元振張仁愿之徒綢繆約束威德並舉蓋亦其得人之效焉方俺酋革面款事新起若虎豹豸牢籠爰狙被衣冠齧齧杌杌不可以終日然疆牧晏

然兵刃不試若斯之久豈非公之力哉倡端易終之實難蒙成易始之實難維公踵王方之宏績創羈筴之始塗達虎之怒準肉全毀之間致狙之喜賦芋四三之數雖長孫著聲于雷霆郭公遺愛于務面仁愿樹蹟于受降靡以過焉公子有孚列公事如右稍加綴葺以俟銘公于幽者

兵部右侍郎古林王公行狀

公諱元敬字廷臣人稱古林先生以嘉靖己酉舉於鄉成己未科進士釋褐知許州入爲刑部廣西

司員外郎遷工部都水司郎中出守荊州府以按
察副使治兵曹濮叅福建省政還總憲山東陞廣
東右布政使尋爲左入尹應天未至擢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撫應天十郡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秩滿
行赴京師至汶上忽稱病道還至家疏請骸骨併
以課上上溫詔許之而以閱與祖父母父母贈官
任一子爲國子生居十餘年年八十七乃卒公治
許卽以清能有聲中州江陵公棟國名能知人荆
其父母郡郡守尤極時選公爲曹郎或稱公所以

治許者執政曰吾固知前許守賢也願以吾郡煩
王公是時先後荆守多負材品有望實而語清直
悃悃無如公執政父里居前守及諸大吏謁見皆
繆謹及行侍坐如大父公至乃講敵禮所請事有
不可輒裁之顧用是反見敬憚郡當校士吏置名
藉呼唱次至執政子迺以僮應公曰公子卽自貴
而無來就試孰勸爲駕者奈何以僮辱士明日皇
恐趨謝公乃聽試上爲執政治第諸大吏率輸金
助役多至千餘公獨以數金往始遼王罪廢議毀

王宮公曰王以昏亂廢固宜而遠夷其宮室若太妃何弗聽後竟爲宰相賜宅及江陵沒言者以爲罪更奪宅爲解知者愈以是多公公性沉篤挺挺有立而表甚夷晦其爲政心行物附穆如也沙市有羨稅惟守所用公籍而歸諸公帑江潦潰隄漂田廬無算公以公錢築治民不知役江有大盜曰楊羅所剽賊上下常數千里莫敢呵禁公密問得佳子弟稍馴者數人召慰譬之許令漣濯羅果感悔自歸卒爲良民及治曹又以謀擒殺大奸朱學

孔學孔者兄弟賊猾外飭車騎爲貴游而陰主盜挾弓矢四出剽劫積數十年不能得至是伏誅先是他盜劫漕舟輕賚銀實公鄰部奉詔司道守令皆奪俸尅日捕討時公攝鄰部事以學孔狀聞撫臺撫臺喜欲藉以塞詔旨爲官吏解免公曰不可異日者更得前盜而誅欺罔罪當誰任乎居無何果得劫漕盜他所撫臺以是益服公詳正方是時政尚嚴肅諸省決大辟常至百十公秉憲所論東省囚止六人御史少之公持曰豈可徇一時之意

以戾天和耶至再三終不肯易時天下奉詔度田
率溢額爲功能公爲廣東右使獨檄屬縣以籍爲
主毋妄增損民間賴以無擾海有蜚賊至逐之而
遁將吏更執島人獻諸督府公時攝臬事攷驗知
其寃也下牒責親屬保任多縱之餘尚數百人督
府令悉棄市公知不可復爭故多叅覆以緩之及
督府被言去囚皆得活其所守精審仁恕率是類
也然坐是頗不爲執政所悅終江陵在日公官不
過藩臬而荆前守皆一時新貴爲卿丞矣江陵敗

公名益聞乃由京尹驟領節鉞治吳會吳會新執
政鄉郡也其爲時賢所亟得若此公至吳卽劾奏
墨吏四人境內肅然吳諸大家率善通單戶彌困
公仁聞謁然治不爲毛鷲然徵責無敢格者終歲
得宿逋五十萬餘民爲之甦軍門牙兵千人符籍
虛詭公汰之歲省餉數千時盜起江上公治師聚
糧兵罷積金十餘萬公分貯四郡而令上下各爲
籍相與叅伍法甚具代者不知也用之侈幾盡竟
以獲罪於是公廉譽滋著然公旣謝政歸猶用吳

中註誤事奪職至萬曆壬寅公長孫承芳爲通司
知事當東朝覃恩乃上疏自理曰臣祖父元敬向
以廉謹自將仰蒙皇上拔擢濫官貳卿生平砥礪
幸無他過祇緣房副使與張給事訐奏波連以致
奪官閑住今張已爲顯官臣祖父尚未洗刷乞如
工部侍郎張岳例俾還舊秩癸卯有旨准復原職
致仕先是房君寰以御史爲南京提學公偶寓書
言吳中士大夫某某今長者且有佳子弟語稱給
事及給事都吏垣房已遷副使疏劾之房不勝患

指公書謂爲給事請托而已不聽故見仇嫉併露
公由公是以獲罪公論惜之及還職之歲而公卒
公生平蹈履繩墨動有尺寸終日淡默如不能語
及遇事果毅人亦不能奪也楊忠愍之死交遊多
引避公持杯酒至西市引蒲爲訣郎都水時三殿
工起徃時商木至率倚牙僧相與侵牟爲蝎蠹公
以尚書指徃受木於潞有鞞衫而揖者稱王公侄
請以某商木居間王公者時所號三王太監也幸
於上權震中外公怒訶曰爾詐也 天子當建法

宮王公近臣而令若壞之乎與杖數十聞者皆却
舌初爲許州有聖水傳可療疾遠近全集公聞立
命塞之藩使以子病求水於許公報曰湮之矣再
至曰業湮之不可啓也嗚呼若王公所謂仁勇者
與始公爲布衣歲常授經生徒輒數十人匡坐正
容終歲未嘗戲笑年杪罷館相聚飲乃一爲解顏
酣暢故所就多知名者其厚重精慤天性也公旣
耆耄而神明愈強或請養生之道公曰僕非能尊
生者也然僕自居郢後宦遊四方隨行老蒼頭數
人耳豈是故耶王氏世爲越人居狹獠湖者自元
季惠一公始四傳至公會祖章章生暉暉性寬然
而行第三族人稱爲寬三公生碩尤以孝謹聞宅
憂三年未嘗入內室子病痘瀕危自牖中詢問而
已隱居教授饗餐纔屬而顏甚怡暢所著有湖南
集沒祀鄉賢暉碩皆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
郎配爲淑人公年十五學於從兄元春後爲陝西
按察使兄弟一時俱融顯著名譽按察公爲人恢
爽而公精約然越中稱長者必言二王公云公生

卒云從孫文學贊化撮錄大凡屬望齡稍刪潤
為狀以謁名世鉅公而銘之

祭文

祭許少傅

嗚呼山奚潛而雲藏水奚咽而塵揚睠茲遊之未
遠兮奚溪與山之非故常也目愴怳耶魂彷徨耶
天無光耶哲人亡耶昔歲在巳拜公於堂公撫予
言念子壯強且無公朝宜澤而疋予拜視公公懷
楚楚辭容孔甘閱世則苦慷慨中觴涕下如雨伊
予小子前跪致詞盛衰有塗憂樂有時壯勞經營
逸老在茲公默不言顧我而唏公來會稽黃衫葛

履不我肯留三舖而去轍踪所經人傳其處閭里
 之榮播在童孺維公壽考維小子愉作歌繪圖載
 脂其車孰摧我輶丘嫂告祖慶與弔與為門為廬
 存與逝與其實其虛公去速耶予來之徐初筭之
 嫠方童之孤蕙帳初空門庭已蕪一日之淹千載
 之逋有山心盲有水目枯嗚呼哀哉歲潤后土回
 春於天昭蘇萬芟舒洩勾萌壤土求潤剗天覓春
 雖有辨者不得而云德既普矣而功實泯此公大
 業所繇無垠泰山之陂陂牧其上河曲千里浩然

東往其曲其陂小人所因稽天薄雲君子所仰公
 之大節乃高乃廣俗冥無知孰識其大曰厚曰謙
 徒測公外進退雖巨於公則小社稷之功耳目之
 表公實知予予豈公知拜公几筵以慟吾私嗚呼
 悲哉

祭李卓吾先生

先生沒且塔矣望齡始求以使事出出且哭於塔
 院既而不果月在午日在未於是屬其友人王贊
 化修伊蒲之供為辭以哭先生曰於戲先生獨處

獨游獨行獨語目如辰曦膽如縣瓠口如雷霆筆
如飛雨萬蟄俄開羣萌畢怒或震而驚以亡其箸
於戲先生人謂奇敗奇亦何病蚩蚩者氓自投坑
穽從穿笑山謂山蓋峻山謂穿人子言非正等不
平耳隆窪孰勝於戲先生是亦難言几席之間蚍
蜉所屯或窪而川或凸而巔或墜或攀不能寸分
匪居之陂爾見爾聞於戲先生是亦難言氣聚必
墮閭陵峙焉流盛必喧波濤以奔誰云地夷而靡
高原誰云川恬而靡浪翻嗚呼先生大鵬九萬風

在其下目無川陵蒼然曠野平與非平誰非平者
嗟我人斯其知蓋寡如彼玄駒而談駟馬於戲先
生荷澤妙門姚江正令法法全真人人證聖我說
無奇爾思不競杜口忘言誰其善聽於戲先生爾
賢爾才尚或靳予心知其然色愉以舞有大士言
吾不輕汝汝當佛在爾近取爾佛爾聖爾則憑怒
打擲詈罵以為笑侮嗚呼先生呼牛馬足謂麕狼
題有蹄適五有角非岐命之曰麟胡為弗疑軒圃
虞田胡為弗來嗚呼先生民尊厥聞若尊其身保

厥是非如守詛盟矢鵠何讐羊蟻何親貿首之爭
匪地匪城於戲先生愛愛憎空吹光斫水塗割匪
殊在亡均理於戲先生已而已矣

祭劉少宰文

綿山之高沁所出陰崖石竇始滴滴放之泚然帶
州邑枯槁昭蘓澤萬物有如大賢儉厥德力仁懷
義事歛歛是生偉人奮躅跡纂我今圖殿邦國厥
初濫觸終四澤都哉我翁持正直爲唐遺民樂其
職敦詩嗜禮力稼穡解弢息駕成我逸譬彼寒泉

甘可縞澄渟澹汙吁不食畜之而流迺濬發篤我
少宰爲時特高舉其搯下詞色挺焉真修謝緣飾
玉堂扞文外陳力陶冶庶士就埏埴張弛武文靡
弗克綱紀流銓俱兀律依誰之承我翁烈帝
追厥勩加等秩豸錦金橫安以吉南遊湖湘燕翼
北春明消搖軟輿入大官供炊珠玉粒綵衣歸
朝案前立孫曾扶曳紛繞膝願言千歲未有極而
翁慨然倏大息悠哉我思在阡陌少宰陳辭翁勿
亟兒如翁影長相襲翁去兒畱情豈得上書酸辛

言悃悞 天子仁孝馭方域日爾暫去來嘗念脂
 車朝馬舟楫飭喜劇恩穠變愁疾歸志未成返真
 宅哀哀少宰鷄骨泣琅瑯一慟衆所恤况我同官
 情義匹擊牲醜酒寫傷盡翁靈在天鑒分飭嗚呼

云云

祭劉荆湖先生

嗚呼晚成不足以酬蚤譽小郡不足以酬宏才年
 踰耆艾而不足以酬道仁施族屬而不足以酬恩
 此四者人所為先生憾也有科名以慰遲暮有民

社以慰所學沒而不為無年無子而不為無後此
 四者又人所為先生解也嗚呼毛則有皮萃則有
 枝名位年壽似續之類此附身而有者耳各有早
 暮位有卑隆年壽有修短似續有親疎又從有身
 而計者耳若舉至寶至惜之身溘焉而失之譬皮
 盡枝摧毛華焉傳而又較其豐淺追其香色斯不
 亦甚謬不倫之論哉望齡之事先生也始而教我
 以文久之又教以道而先生之言曰吾於文猶夫
 人也惟致虛守靜默存而默識之吾殆有獨至難

以語人者夫知道者忘身忘身則名位年壽似續
舉無足言者當先生有身之日而忘之也久矣及
身沒而人廼相與憾之又相與解之豈爲知先生
者乎望齡以弱冠獲搦筆於先生雖爲日短淺而
其脩辭稍知法度遽反其漫衍而歸於尺幅實先
生裁之居數年會於都下未幾同試禮部未幾又
同官於朝時獲奉教及丞於睦睦與會稽壤相比
余時憂居未能往視而聲屢相聞蓋余獲事先生
以來會聚之數形聲之親不爲不久矣一旦去我

遊於遼擴如電收雲滅不可尋覓徒登堂而哭寫
虛位而徬徨苟未免情累何以自處耶先生已沒
猶幸朱子繼元在得以相唁訊追叙疇曩而繼元
又歿卽欲執手問慰而四顧乃無一人嗚呼此行
道所拊心歎歎而况師友之間耶嗚呼往者旣如
夢矣不可得矣惟在三之義係於心膺不可泯忘
此則敬天壤堅金石但先生遺骸尚溫而後事捨
攘人微地遠無能眞力則所謂天壤金石者又烏
在乎惟束帛絮酒慟痛先生之堂而已先生其鑒

身者集 卷八 卅六
知之尚饗

祭董九所先生

嗚呼先生之於其先也如渥洼之子嶧陽之孫雖
毛縮尾焦而識者能鑒其種先生之於其後也如
河阨龍門江吞灩澦雖峻巖沸鬱而下趨益隘其
流其卓然擅經術於一家也如齊斛律氏之射唐
竇氏之詩父子兄弟之間每相師友其歸然爲儒
宗於斯世也如隴西之李汾陽之郭偏裨奔走之
役或至王侯若夫茹納十經洄沿三史學海文江

言泉筆綺養叔之射百發而有餘巧舍人之驍十
反而無遺矢才與命仇志將時詭長轡局於短轅
壯心悲於暮晷松蟠鐵屈剛直之氣未回薑老桂
殘芳辛之性彌厲胡溘盡於一途輟良圖於千里
齡於先生尊惟伯舅昏姻孔云載世彌厚維公父
子我師我友嘗唱和於短篇亦淋漓於杯酒憶篇
成而意得時酒酣而氣振覩雄襟之忼慷驚捷辨
之如神每虛來而實反或小叩以大鳴老成逝矣
誰爲典刑維先生之晚悟聞至道於真師亮神理

之無盡度彭殤之可齊既生死之不二豈榮枯之
足疑然則先生既已騎雲馭風徜徉於無窮之宇
不絳之鄉矣而吾徒乃噉噉然瞻素旒而情悽攀
靈輶而淚揮由先生觀之蓋如醒者視醉而離朱
之笑眈也惟眈與醉之不可猝悟今又安能已於
哀悲

祭寧國友人

代

嗚呼稼者必獲樹者必食其然也邪晚獲多粟晚
食果腹其然也邪自君繁行以有令子方亂之年

英問遄起耆宿請交丐以牙齒君曰余祖父宜有
茂社余德不嗣庶其在此譬如箭括羽鏃則遠以
我越鷄化子鵠卵既歛我門既授我館于涇之陽
前聞是纂亦有良朋維六七公並騫健翮俱換長
風之子也材而辱泥中遭時不辰君實齋怒曰爾
無良忝我祖父長跽請譴情深辭苦匪惜於命迺
孝迺慈不酬於人遂爲鬼欺櫝傷煨壁庭愴焚芝
迨君之仕佐雖大官既倅廬陵薄遊寡歡蹇蹇申
禍長嗣繼殘宦迺益貧老迺益單茹哀告終輿人

所歎嗚呼人亦有言本豐末茂名譽孔章職維其友君祚之微伊余之醜貽謀旣臧樹德滋厚不丁厥躬不馮厥後猶有天道其然其否維故人故酌茲卮酒尚饗

祭查大叅

代

嗚呼事詎可以常情測耶方公翱翔禮樂之司馳騁齊梁之都建節連城擁傳而呼年未四十耳人情擦前券而計未造騁逸轡而責修塗時蓋卜公位於其年而謂榮膺可立需也然公竟以片言懸

英問端起耆宿請交焉以牙齒君曰余祖父宜有茂社余德不嗣庶其在此譬如箭括羽鏃則遠以我越鷄化子鵠卵旣歎我門旣授我館于涇之陽前聞是纂亦有良朋維六七公並騫健翮俱換長風之子也材而辱泥中遭時不辰君實齋怒曰爾無良忝我祖父長跼請譴情深辭苦匪惜於命迺孝迺慈不酬於人遂爲鬼欺檀傷燬壁庭愴焚芝迨君之仕佐雖大官旣倅廬陵薄遊寡歡蹇蹇申禍長嗣繼殘宦迺益貧老迺益單茹哀告終輿人

所歎嗚呼人亦有言本豐末茂名譽孔章職維其友君祚之微伊余之醜貽謀旣臧樹德滋厚不丁厥躬不馮厥後猶有天道其然其否維故人故酌茲卮酒尚饗

祭查大叅

代

嗚呼事詎可以常情測耶方公翱翔禮樂之司馳騁齊梁之都建節連城擁傳而呼年未四十耳人情擦前券而計未造騁逸轡而責修塗時蓋卜公位於其年而謂榮膺可立需也然公竟以片言懸

車矣及其棲遁託志象賢蘭署重芬錦堂再鮮日逍遙分行吟頤雅情乎清泉將謂身旣退而昌其後位或嗇而豐於年時又十公年於其位而信茂祉之必延也豈謂其遽奄然而已哉嗚呼事詎可以常情測耶夫情有所不得則進而求之於理故謙而介福善有恒與乃如我公居盈善下表廉潔犢徵情數馬中歲蚤休息影一丘稽氏養生向子好遊虛足涉世靜可葆真何累於天曷違於人胡人言之諛訛洎天路之局促將陟巍而中岨遠望

秋而蚤物豈斯理之有常乃斯人而無祿嗚呼岳
牧詎卑五十非天維德高而志長譬蘭傷而蕙稿
歲運逋遷人胡以堪自余從遊於今幾年晚契匪
渝託交令子俯仰存歿有疑情理千里一觴公其
鑒此

祭商仲文

嗚呼哀哉予生寡諧執友有幾姻連之間申以交
誼臭味既投心胆相徹語默靜躁俱無間然生平
之好仲文而已不謂今者舍我遽去氣填語咽情

長舌短技血縮涕欲陳一詞緒若縲絲如何可吐
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山居崇敞竹栢幽密花月之
夕風露之辰名香茗茗舉甌相對清芬拂我視子
如蘭文酒獻歌於何不有衆酣競起舞手如狂視
子閒然逾見其默如芙渠花處濁無染子居我處
子步我趨靡事不隨靡言不和脛股指臂未足爲
喻我實不類視子如兄挾筴耦語含毫對揮竒則
探珠密而抽繭披剝條蔓以獲本芟精雅之章使
我屢愧當此之時視子如敵嗚呼哀哉子壯而賢

我羸而鈍維位與名俾賢者後維年與壽俾壯者
先舛戾如斯孰知恒理嗚呼哀哉自予徂燕別子
再歲寤想宵夢實相往來維我之故今子嚴辨誰
梃子輪而傷子懷心腹之災實孕於此益其疾者
非我而誰辛卯之秋子旣戰比我亦南轅痛嬰我
心病纏其骨顛舟於杭子來視我我僵未起執手
歡慟忽然仰視驚而問子我則困矣子何癯耶子
始告我吾有奇疾潛在左脅已若覆孟方試事亟
未暇攻耳然予嘗有聞癥瘕不治乃與身老謾應

子曰子得老而已何苦攻之豈謂未老而竟死是
耶嗚呼哀哉會合實難爲歡匪易我之迂嬾日就
閒曠子亦脫身鄉校去弟子籍年未四十婚嫁之
累粗了其半正欲與子伸眉矯首尋禽向之雅尚
覽釋老之玄義故山在目臺池花藥新飭絢麗詠
歌垂釣期子爲儔仲文仲文子今何在去是而笑
往耶舍予而誰侶耶使予之來入室而若無所向
出門而若無與適桂館竹窻荷香花馥刺眼爲淚
逆鼻成酸嗚呼仲文此痛何極子二親雖老然本

強固兄弟子姓足以養侍嫂雖早歿既抱孫矣家
政蘄蘄有昌無替惟子績學未遭幽冥之間當負
永恨而二胤朗潤必成子心若獎掖規正敢同吾
姪有侮則禦亦同我家區區之言必無墮墜子年
雖短其德則長雖嗇於施用而屬續之辰遠近同
口謂天無知聞者必歎弔者必哀德施之豐於斯
已驗凡此數者子可無憾嗚呼哀哉子端居善懷
幽憂之思我常寬譬人生所憂孰劇於死子今死
矣其知之矣憂耶樂耶擾擾萬事何者關身平生
志意之雄邁情愛之纏綿得失苦樂都成昨夢靈
爽不昧必聞此言回頭之間真足一笑尚其樂愷
歆我此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父

萬曆壬寅冬十月廿七日外父大理寺少卿燕陽
先生訃來京其子壻陶望齡方備官端府聞信驚
墮既甦亟走邵武令所爲位哭拜十二月朔日戊
子邵武君歸迺屬以牲牲酒饌之貲爲詞以告於
先生之靈曰嗚呼予生之幸也內怙吾父外公倩

也層宇連林用庇蔭也裼襲重裘服迺盛也入保
出師順以聽也嗟滋沍矣棄予路矣靡室靡衣裸
而露矣靡訓靡誨莫予護矣嗟公之殂又靡父矣
方公珥毫用表三輔予以童昏來從公處原黍山
苗爰先化雨尺莛時投洪音畢吐公舍我愚而貴
我專蠖化而黃絲染而玄以滴以涓以澮以川公
曰可矣嗣爾無捐有試之言若鑑在縣曰是當然
既乃誠然衆允其精厥始則嗚孫薪在荷顏巷屢
空公撫予言譬女而雄我飯我漿我室我宮螾食

於壤魚飲於江莫適爲違皇知所從嗚呼大易之
義君子爲陽其德舒開不主閔蔽風日其照雲雨
其翔生長滋榮乃其常笑電轟雷劃而起矣驅陰
盪氛倏而止矣天晶宇開厥維始矣吁哉我公亶
其似矣三齊七閩介其祉矣陽德協天報之亨嘉
迺龐於躬迺大於家根幹之豐縷葉之拏維桐之
孫維蕙之芽附枝寄生亦蔓而花嗚呼生理靡盡
匪在匪徂陰凝轆結迺死之徒惟公仁人神明與
俱大耋而終乃反於初騎星駕風周覽太虛逝者

何傷生者以吁送我及舟恨恨其音慎爾功名予
疾既侵眷言踟躕視我於今予之往矣我形子心
悲哉斯言涕淚可禁薄宦寡踪夢遺于里拜公登
堂心愉色喜舍杖而迎謂疾良已啜馬寤泣風鳴
牖紙悲哉酬公言竟於此嗚呼尚饗

祭侄壻章生

嗚呼誰令君而無年誰令君而無子天耶人耶天
固然矣人固然矣人欲永年者謂生長耳欲子者
爲生計長耳然生固至短知其短則不必復悲其

至短之短也生固非長知其非長則非無子者之
獨短而有子者之獨長也君之初締姻於我也君
有祖妣有父母予亦有兄有嫂媒未成言而君慈
親告祖矣采方及吾門君之祖若祖妣同月殞矣
愛君者有若三人者耶而不能留其愛君之身以
愛君君始來也體羸而少飯吾嫂深憂之形於言
色吾兄雖不至如嫂固憂之矣無幾時而吾嫂沒
不數年吾兄又沒又不能留其憂君之身以憂君
也人之生固然矣人之於子若孫若女若壻固然

矣君雖失恃而上有賢父父之於君甚重也君父不幸又捐館君爲長子所繫於死者生者君之身尤甚重而又不能留其尤重之身悲乎痛哉上有未葬之祖若父下有隻身孤影年少之妻君在而生者恃以生死者弗死也君今死而俱死矣窮凶極慘併在一時殄絕夭折併在一身仇君者聞而心折怨君者見而涕墮况痛楚相關如予與子姪者耶勞至者反歌怒深者反笑傷之至者無淚泣之慟者無聲吾推之天而天固然矣推之人而人固然矣與君處十餘年而骨肉之親逝者如斯則人之生果至短天之殺人若戲劇若侮弄甚輕而非難也君何尤乎且壽與夭多男與殄嗣爲有生而分者也君死矣有知無知俱不可知然無知則無知矣何羨於壽何羨於多男有知耶則知者固不待生而延不待子而續也何病於夭何病於殄嗣君茲且歆予肴果飲予酒曠然御風騎氣遊於逍遙而勿以夭死無後嗣自傷予固信君之必有知也

祭從父中丞雲谷公 代少保公作

昔在莊敏實啓予宗惟我兄弟今緒克終作者六
人趾美在公如鳥六翮奮揚天風隆萬之間聯翩
鴈序銓省樞司以文以武惟予二人方州並處如
驥四蹄驅馳寰宇蘭凋玉摧歲晚誰堅公也松青
予亦樗全杖履壺觴賁於丘園如鼎三足折一則
顛嗚呼哀哉吾儕老矣視公猶少往者如斯存誰
可料哲人萎矣胡天不弔宗英隕矣維家不造筵
几長違靈輿飛旒寄此哀詞以抒悲歎

八卷終

歇菴集卷之九

真如齋校梓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題跋

題周雙溪先生遺訓卷 海門先生之父也

萬曆己亥春二月望齡訪海門先生於剡相與泛
舟曹娥江出示此卷余時初遭哀疚讀之增愴自
念先人手澤尚新而賈墜不少重復愧恨海門子
有從兄曰剡山嘗聞道龍谿先生之門精心密行
有三絕之號海門子最初發心資其鞭策予因海

門子知剡山又因是紙聞雙溪先生之訓蓋周氏之多賢而以道學傳世久矣士生此世欲與聞大道非其父兄師友熏耳漬目之言其不以爲迂妄而咲者蓋鮮然則天之成大賢真不偶也

歲甲辰予復以告還明年正月再從先生遊遂涉海謁補陀大士遊益奇矣旣返明州復覩此蹟讀舊題如昨夢俯仰已七換歲籥矣扁舟孤篋遠涉海外是卷如天球赤刀爲周大寶者相隨櫝中將無有光恠海神出而爭之耶蓋先生

之不忘先訓篤於追遠如此已亥書謝山人開美所代予字雖奇醜然於先生命不冝以僞應遂請更之併綴此語

題李祠部祖德冊

見利而爭競血之蠅亦有卒者讓之以名如蠅舍血而集於腥趨利而嗜枯朽所魅廼有俠夫藐之以氣如此机鬼是亦爲畏醉利而醒如醒不已又有蕪士固之以理如病戒飲知酒爲美有烈丈夫行德無厭揮金近俠遠利近廉頌義近名都非所

快如江河潤如飲食甜功濟萬有而已焉貪維旌
義公志邁天下三者難名示同三者公來自都像
教其蕪黃金布塗地涌雲敷公在於行臨流悼傷
驅石如羊涉者以梁公云何喜饑糧僵起齒歸疾
已我公社矣公云何怒萑苻弗路撫戈頰赴旣馳
旣驚公胡弗怡有顛莫持有難莫夷我躬之瘡公
沒於地溪濤夜沸厥功之毀躬與偕瘁嗚呼誰不
有情憂愉戚忻各私其身誰不有死焦肝竭髓以
死一已維公死生維公憂樂均其腎腸解厥扁鵲
凡公之爲公豈自知急人之病譬大醫師公而知
之爲則有疲不知而爲名大檀施陶朱魯朱視公
其兒

題李大將軍贈言卷

北齊杜弼數爲神武言諸將短長神武令軍中張
弓挾矢舉刀槩夾道而使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汗
流神武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
爾猶頓喪魂膽彼身觸鋒刃百死一生可不念哉
予每讀此輒爲掩嘆久之吾輩持文墨議論以筆

鋒舌鏘擊賊顧取摘苛小責人於長刀大戟履肝
涉髓之間不亦過哉是直無若齊神武者兵而試
之耳其怖汗掉膽豈直如弼乎比者叛卒訶西夏
未卽膏斧重以朝鮮之傲天子震怒提大將軍印
綬左右盼求得勇略不貳心之臣授之羣議僉屬
以異將軍當時不獨人爲將軍危之卽將軍鑿門
而出父子相訣絕豈有生氣哉西寇靡破東夷繼
遁將軍卽逡巡讓避無自功之意然名績顯白雖
童豎皆知之而求多於將軍者顧未能盡釋予有

惑焉昔中山騰蒲篋之書息壤有三至之喻二子
者豈無煩言其得恢張猶略樹功名者誠遇其
主也由此言之今天子所以成將軍者恩甚渥將
軍宜何如勉稱以報知遇哉夫任專而議博賞寬
而論嚴文墨士所持亦各有以也自古勲高者議
愈滋賞隆者論彌刻論不刻無以表隆賞議不滋
無以揚高勲又烏知論議之不爲將軍重耶雖然
當世之能頌將軍者固多矣此卷多予鄉人其言
皆頌也然將軍持蒲履冲勞謙不伐儻以爲腊毒

而麾之乎旂常書之鼎鐘銘之將軍亦烏乎逃頌
逃之不能能無居之焉則可矣

題彭智甫劉特倩卷

彭君智甫劉君特倩偕計北行拏舟剡溪請教於
海門子海門子曰子惟自得而已自得則焉往非
學哉退而語予求所以益者予曰海門子盡之矣
予非得者何以益子雖然孟子不嘗言自得耶而
先之曰深造以道夫曰深造則不無工夫曰以道
則更有方便不造不深非得非自且自他得失之

辨微矣口耳入者他心識入者自識入者他心入
者自有心入者他無心入者自夫所謂無心者用
心之極也非造深何以幾此且心識者實無而似
有實妄而似真主宰身器眩惑智眼雖聰明英特
者往往沒溺其中以他爲自以失爲得蓋十人而
九也非自得卽自欺口耳得者欺心也意識得者
心欺也有志之士肯甘欺心然不爲心欺者寡矣
試設三句以驗之何如三者一曰居安二曰資深
三曰逢原倘順逆境界到前時或隨或迂打不徹

恐不過卽危而非安倘動客氣耀聰明胸中晃晃
然時若有得卽淺而非深其最易見者忽爾被人
將一機一則向前一難此時自看果不煩擬議耶
不作道理耶若依前擬議道理甚或爲所窒礙應
酬不得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諒不如是只將
此三句時時自審則平日得與失從自得與從他
得斷斷自謾不過矣若從前所得者定不足恃則
工夫方便又可寘之不問耶凡人卽聖人猶說舉
人進士亦人耳二君今日方可曰我卽是從前箇
人若未第前而曰我卽舉人進士卽不可勿恃虛
見錯過一生努力

題西僧卷

西僧左吉古魯自云迦毘羅國人迦毘羅古中印
土也其國不殺生無戰鬥大臣皆世官貴重僧寶
不輕殖染每度童子爲呪刀刀展乃剃落左吉自
其國東南行三十萬八千餘里經十五寒暑達於
蜀居峨眉一歲習華言輒通曉自蜀抵京師 慈
聖以左吉遠人 賜廩萬壽寺給紫衣居三年南

游金陵萬曆乙巳冬十一月至越左吉長坐不臥
晝夜持呪問佛法大意曰一切惟心造其深淺予
不能知也予兄幼美具漣羹菜而饗之曰世曾有
遠客如左吉者乎左吉辭去徵予題卷是卷行毘
羅徒有黑白誰復知其何說者左吉安用之然安
知無聖賢具天眼者耶

題稷公墓緣冊

有圓顱而跌於吾門者跣脚不韞長坐不瞑與之
米不受飯之則飯否亦餓不去延之人不許吾異
而問焉曰杭普陀寺僧真稷寺圯吾與吾徒募而
緣之寺當大道吾徒之禮普陀者所逕也將叩諸
善信而飯焉願得吾子之言而已吾曰噫夫言者
假諸心手而無盡者也吾何費焉而猶靳子於三
日之久則誅慳吝者必吾首矣以吝者之言而冀
以開檀者之信不亦遠耶雖然佛菩薩之聖行蓋
有捐頭目髓肉與王位妻子施人而不顧者諸善
信之以財施也視吾空言則難視頭目王位則誠
易矣聖者爾師愚者爾資夫以佛菩薩爲師而以

予愚蒙慳吝爲鑒則吾言固諸善信人資也若稷之凍脰束腹風坐露居苦其身瘁其志以爲法爲僧憊憊然若申包胥之急宗國而庭於秦焉將使吾蒙者開慳者廣而况諸善信乎因書其卷尾以酬稷之願且以懣吾愆也

題日者董生冊

鳳磯生以星命游三吳稱項山人客越稱董君星家好譽人而董君多言禍敗事持論侃侃又能面刺諸貴人過其始或不能堪然諸星家言後不可

覆多引去不復來來亦名價挫折董君客越二十
年言益奇中名愈高予所聞見諸伎術無過君而
諸貴人能受盡言者又多君謹直相率贈以言張
肅之司馬題冊曰慧心俠骨何平叔之稱管輅曰
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
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維馨矣
知幾近慧吐誠近俠予於鳳磯生亦云夫恒人之
情憚禍求福因而動之以善敗易聽入也故古之
人多隱卜筮以詞拂人以術匡俗司馬季主所謂

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
慈父以畜其子嚴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
言依於忠賢者之用心類如此董君名高人得其
莊言不敢怒或緣以趨避拂人匡俗之具在我矣
性又類戇予故舉古之二賢告君令益盡其說無
有隱也予且將傳君以著於後世矣

題門人稿

予生平喜人讀古書而憎襲其語每誦之曰女食
生物不化耶然學者安其陋更相誤以爲新奇而

文體日下今歲春予謬後禮闈與一二同事者慨
然思相與剗洗之而其流旣盛所試大略一塗其
卑者亦能摭取殘餽語藏飾固陋而材者力足以
獨運顧猶不敢自信其心乎必寄徑焉主司相顧
無如何則疎節目以徇之而予平日憎喜之性與
所盟質遂亦不能無少遷徙要以取其神骨略瑕
累不失爲知名士而已旣竣後見所取者名士與
其人稍稍自慰已乃取舊業質之閱深奧博有加
焉其詭於繩墨者殆亦鮮矣夫士習不可挽文體

不可正者何哉下不明而上不信也上所謂勦襲庸熟而下反謂奇禁之則曰黜奇有所取而不能無所略則曰上固好奇也而謬我不知彼所指者主司固嘗嘗之而特不可棄耳吾願從事斯文者開胸探腸一一已出母徒寄人廊廡下食其唾其爲平與奇且勿論焉可也是刻也凡十七人文四百有三篇而會稽陶望齡題其首焉

題金孟章制義

孝烏金君孟章以萬曆辛丑走會稽贅文於予其文洗澤去華務出簡淡意津津自喜予謂之曰有情事於此一人頤若溜舌若電縱橫捭闔吐詞千百而其事白其情殫一人卷舌樹頰片言居要而其事亦白情亦殫二人者孰辨孟章曰莫辨於簡言者予曰爲文猶是矣辨甚則簡吾子姑患弗辨勿遽爲簡也簡而弗辨去暗幾何是時孟章之技骨不腴神不揚故予砭之云然甲辰復見其文於都下其骨愈立然腴矣其神愈闡然揚矣予謂曰是役也子戰必勝旣而罷還來辭予曰子技自工

不勝者命也丁未舉於南宮以書及所哀義來山中若謂予言有少助予笑曰子不聞張長史之草聖於爭擔劍舞乎傭夫之鬪伎兒之弄何與於毫素然而物有相觸者志專而功苦也昔吾子之問業於予也心靜一而無他色伊鬱而如不能自解此專苦之至也予言鬪夫舞伎而已何功之有子以是物為政治必辨以是物求道德業必精神將告子直舉子業已耶丁未嘉平月廿日石簣山樵陶望齡書

題尹子重四書制義

制舉文字措大家敲門磚子耳子重既已登上第出領大邑譬如一彈指頃樓閣洞開而猶眷眷舊業哀而集之芻狗夢昧吾懼是集之為妖祥也宣城山水名壤古今仕於茲者多矣而謝玄暉獨著聲其雲竇石溜之句與敬亭諸山更相暉映子重豈欲挾是編與之角勝於茲地矣乎夫詩詞經義其施於有政或通或闕一而已概諸理術均無取焉謂詩之賢於經義吾不知也玄暉政事無所

後其名於宜也徒以詩重子重之賢治宜必有狀也政成而其士大夫師之民愛之名且與宣永永顧不足爲茲集重乎君子之爲治也推而公之無匿所有是編也烏得而私諸宣之子弟必有就而問業者出以示之其可矣

題商爾錫瑞蓮亭稿

會稽城東數里有山名土城土城者越絕吳越春秋皆言勾踐得好女子而習之此山以獻吳環以土城俗亦稱西施山焉山故有亭池後歸予外父

大理少卿商公公次子仲文賢而嗜學爲文博厚醇古與望齡同讀書山中寂友善自視弗及也嘗相與循池上行見池中蓮一莖雙蓋羣謂仲文速具飲者徵在是矣仲文爲烹鷄而飲食之是時爾錫與弟爾年十一二歲而已韶令不數歲俱能捉管爲文詞爭出音秀而仲文竟不祿人爭惜之以蓮爲不驗解者曰一莖雙蓋者一父二子也莖清通而負刺芬榮乃在於蓋其二子乎已而爾錫竟獲科第以詩首於南宮袁所業刻之而仍命曰

瑞蓮亭以不敢忘先人之志夫處淖而不汙受濯而不濡其爲芬也近而無媿觸於鼻頰之間遠之彌聞徐之彌馨者蓮德也爲舉業茲世若爾錫者庶幾淖垢而不染者乎觀者無驟求其媿觸之用而徐之而遠之必有知斯文之馨者矣

人物志新刻引 館課

劉邵人物志其言九徵十二流備矣然括其大凡畧有四者一曰中庸二曰偏至三曰間雜四曰依似昔夫子嘆中庸之爲德自昔難之而間雜依似

邵以爲風人末流不足具論其於偏至之論獨詳焉蓋材本人性隨性所近誰獨無至哉雖矇眊侏儒頽愚狡賊亦有之故天下無不材之人而古今無乏材之國雖然偏至之材上與下兩適則交遂而兩件則俱困上困於得所短則龐駁而取之下困於失所長則旁出以文之轉動流徙淆然並驚故不獨上失其用也而士亦自喪其可用且不知已爲何如品何者爲已能而責上之藻別不已難乎上無所指取則漫不兼體以明其通上有所指

取則詭寄一節以中其好九徵之所難察流業之
所不載於序後世之士抑何中庸之多而徧至之
少歟夫慎掄鑒擇誠僞使官各稱其器人各保其
能於所偏無以獲真有胡可不詳覽於是書遂重
付之梓云

無垢先生論語頌唱和引

論語之有子韶絕句猶禪家之有頌古也諸老宿
依樣葫蘆絡索蒲紙獨子韶諸詩少有繼者吾友
張懋之與其友白子熙神爾光始從而和焉余笑
謂懋之宣尼有沒絃琴一張傳之二千年矣而子
韶始爲作譜子韶譜後復三百年而三君子始爲
之足曲真儒門一段奇特但恐世上少能彈者耳
夫諸禪老提唱大似雪上加霜子韶頌論語似蜜
中著蔗雖總是舌根下事在知味者入口自殊子
韶不喜忠國師以爲老婆禪決定可刪而肯自以
死語繫縛人乎故知箕筆所云偶然作者真偶然
也其爲真無垢無疑矣無垢骨朽後箕筆未運前
懋之試爲和取一曲予將絃之歌之

春秋義小引

陶氏世受春秋而自吾曾大父以還獨傳易望齡少時遊兩都遇四方賓友問所讀何經及對之輒恠曰君會稽陶氏子而讀易耶蓋吾宗之以春秋名於世久矣今科舉之文既於古體相遠繩墨維繫不可少動轉而春秋義獨稍別爲一格能者得自恣爲奇誅褒鍛鍊離合欵張有筆者得以盡其險健嚴峭之致其文尤近古而易善然才弱者愈不可勉強而至則又難矣余同年豫章劉幼安精

康侯之說每以余不素習爲恨顧余豈能而不爲者乎余族人之受春秋者其尤窘拙不能強記往往去而從業若余者正得全其拙耳余叔兄懋禮侄爾占與予皆少同學及長名譽皆在余右而皆連蹇久未遇余不知其解也予兄懋禮甚爲劉幼安所賞爾占乙酉之戰垂克而失主者深惜之其能足以見矣三人之文若干首將裒而刻之余曰世俗皆言陶氏春秋有秘本皆密指授不得傳於外是刻也其秘傳矣將有不傳者耶皆笑不答

筥篋稿引

注水盆池緣石髮被葑藻其爲觀適取清泚而已
高出大谷中洪水渤汎所决發木走石汨泥土憚
駭耳日此豈與尺寸之波爭清濁哉世固有以盆
水謂洪流者然或慕浩瀾之奇而忘盆盎之量投
沙漏泥自失清泚二者皆謬也韓子言文浮物氣
猶水水盛則物之巨細畢浮吾好其論而數稱之
今之爲文者确然若漏澤胥井而以多浮爲奇不
亦誠過哉吾友馬叔元之於經義蓋氣之盛者其

皆濶淪浩汗務自已達流盛而不必於濁清淨
多而不擇於巨細渾乎獨行越出於二者之表可
謂閔於內而肆於外者矣夫氣之用微戰朝銳暮
歸鼓之輒竭難盛易衰其變若此惟善戰者能持
之常盛而無衰叔元五北於春官而文逾工氣逾
厲其養之善乎曹沫孟明視所以得志於齊晉償
三敗之耻者氣也吾將於叔元賀戰勝矣

湯君制義引

文有意到有語到古之人蓋亦有意至而語未至

者矣夫瞭然於心胸之間而詞不能宣故繁而不
約偏而不圓繁似博偏似奇凡博與奇者亦古人
之病也而其善不在焉今之效爲古詞者烏能詞
哉詞者意之極而淡者詞之極也其入深者其出
必淺其造端也甚難其成章也似易不知者率然
而讀之未能知其工也蘓子瞻云楊雄好爲艱深
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夫
文固有似艱深而直淺易者楊子雲是也則豈無
似淺易而真艱深者乎蘓子瞻也今之爲古詞者

已未能病而易古人病病焉轉相易以爲舉業而
陋益甚累之連續而已未嘗真一語焉吾何由而
窺其意哉而又以爲奇博爲艱深噫其亦過矣宛
陵湯君之於舉業其致微其人苦洗濯剝磨無粉
澤脂膏之態約而能圓其意與語可謂近之矣觀
者將以爲淺易與以爲艱深與世有蘓子當自能辨

國子監奉

旨刊十三經註疏先進孝經跋

維天子懋學晞聖垂意於經術詔臣等校緝十三
經註疏重刻之辟雖孝經最先竣謹頓首進御而

臣蒙鄙謬爲言附諸後方曰昔孔子贊易刪詩書定春秋禮樂其閔者綱提政事攷稽風謚釐舉名分極命於儀物等殺而精者苞陰陽之紀通神明之奧博大微眇至矣然猶退而托於述者而後世尊經者由孔氏亦未嘗名之曰孔氏之經也其係孔子言斷然以經號者惟是書而已夫生而能之不詔而人喻焉此天下至邇甚易者也其博大微眇者夫子旣附之刪述而取夫邇且易者自名其書聖人之所爲道其可識也上下異揜遠近不同

等故或有韋素所懿行而非帝王之其以天子撫有四海之隆貴而術不必有加於士庶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至德備焉又何其博大而微眇哉書君陳言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於政而漢儒楊雄亦云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歡心蓋施庭內而謂之政浹四表而謂之孝非二端也天子旣已敦崇色養又身帥之正令爲父子兄弟足垂萬世法於以寧兩宮歡四表所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何以加於茲則今

日刻經意也

大中丞常公奏議跋語

都御史江夏常公掖垣奏疏三卷治河奏疏八卷刻既成其門人陶望齡謹序於簡末其辭曰望齡嘗覽觀於古昔成敗得失之故而竊嘆息以爲其成也常得之寬平碩大優厚之君子而敗也每失之卞急褊躁之人雜言也亦然故世之休明其君子皆奉職而忠所事事及之弗讓言及之弗隱其有餘似可損而其不盡似可加迨其加之損之則

隨以敗不知有餘不盡正君子所以處言與事之術也且夫言之情兩愛則謀兩恚則諍者凡以致吾愛爾愛其德者圖其改愛其事者願其成愛其用者珍其器以故善諫者徊翔委蛇而不敢快於一決若夫攻訐之詞猥褻之語如市兒之相詈喙弊臆空而後止世所謂忠愛有出於此者望齡甚惑焉公初釋褐衣推南昌卽用平恕名旣給事省近當國家解網弛弓之會闢門懸鐸以招致言者而公獨以明練詳慎動蹈機竅然人所難言相

避忌不敢發者公獨倡章犯之或至被詰責而詞
旨委至發於篤誠嚴而有條直而不怒以是往往
得採納效諸實用而公遂無切直強諫之名公既
為諫官職清地逸而一奉使校士再行河往來於
梁宋齊衛徐淮間舍其出入風議之樂而跋履荒
度勞瘁填集及建旄兩浙浙素號樂國公甫即繕
完做備內虞海而西援夏東策遼食不暇飽寢不
暇甘者再歲而去豈公之忠誠勇於任勞而勞及
之耶抑天欲展公之猷而昌其業見其奇耶當今

天下之事可專論之者維諫官可專行之者惟督
撫而公遞處之可無憾矣論事者惟恐其議論之
不廣而患當事者底滯其說不得盡究當事者又
苦論事者陳說之多引肘絆足不可動轉公前後
皆身試之為何如哉夫不為詭激異眾之論以強
人之行不為澶漫絞切之事以聖人之言以所言
者任事以所任者言事言與事一符而中與外兩
適公之所自信與天下所以信公者也有得與不
得則責不在我焉然古今推善論事者曰賈陸賈

生有時無命敬輿有位而無時公位顯於賈而時
亨於陸其遇實過之矣權載之序敬輿奏議欲俾
後之君子覽其制作效之爲文望齡亦欲世之事
君者由公文而識其心有以知諍臣愛君之道蓋
不在彼而在此故不辭而爲序

董澗松先生夕可卷跋

曾子易簣項語吾知免夫免何事子張臨沒謂申
祥曰吾今日其庶幾乎庶幾何道此吾儒末後一
大公案鮮有得其解者圭峯老人曰作有義事是
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繇情轉臨終被
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卽名教語豈有異
邪人世悠悠膈月三十日一着子大難措手三教
聖人努力聞道正恐夕間死未得耳孔子曰未知
生焉知死莊周亦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所謂善生不過以惺悟心作有義事而已澗松先
生平生孝友守其貞諒招不可來至其屬續數詩
了了不亂此亦善死善生之一驗也先生孫人鳳
慕道好修不忘先美寶歲其遺墨又連綴家莊敏

身毒集 卷九
手牘裝潢爲卷永垂來嗣志足尚也世之儒者多以談生死歸諸禪而世無石人誰有不屬於生死者宣聖朝聞之旨似難置不論耳楊氏先訓曰人皆有一死而實未曾知使知之誰敢爲不善董之子孫其世世相勉以善無忘先生遺訓又吾兄尊藏意也

證修社會跋語

耳聽目覽之謂證手持足運之謂修耳目不以不證而不明手足不以不修而不利然非修而證則未虧聽覽而有聾瞽之虞非證而修則未廢持行而抱痿痺之病然則證者證無證修者修無修未能尅證而言無證未契真修而言無修者狂與惑也越二王子之鄉也自龍溪歿而講會廢錢君劉君與同志若干人始締爲社名曰證修而謁海門于主之以僕之辱交於海門也今書一語於冊後夫世之以修疑證以有修有證疑無修無證也久矣其說非親有契者莫與決也孔之樂也以憤顏之卓也以竭今之學道者有思而憤憤而竭

者乎僕未能也而樂與同志者共勉之不然則兩
言者無窮之誚端流俗之笑具烏足貴哉

書聶氏譜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殷譜也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履帝武敏歆周譜也怪矣而詩侈言之若曰吾固
神明之胄然則神明之言儒者所非先聖所取也
吾觀聶氏受世於周至漢潁川太守良仕居新塗
玉笥山爲養生之學吳丹陽太守友生有靈異旣
沒爲神號尊王子若孫十餘人皆稱王王太子爲

玉笥聶氏又九世而尚書令道茂徙清江爲經樓
聶氏又八世分徙歙州則有問政先生道遙大師
師道無名子紹元道遙無名皆戶辭去直爲神仙
矣爲蜀源聶氏是後或散居洪都齊東大梁巴蜀
恒山荆襄往往著姓而皆祖清江明嘉靖間中書
舍人天衢者始由經樓徙居淦烏衣鎮則又有烏
衣聶氏聶之先世著者數人而沒而稱王王太子
者反十餘人又最顯名有道術者二鍊師也或爲
神或爲仙皆較然可數其古所稱神明之胄者非

與中書君之年長矣所游與談大氏予大父父行
少得真仙訣於異人以其精自爲而餘爲服食療
人數以施予神與仙吾不知其何居也然戰國時
有軹深井里人政者刺韓相以劍解仙者也君譜
漢吳而置政者何也

書周子九解後

擲劍揮空彎弓射地矢矢中的劍劍無痕若向惡
邊立善既是洗補空虛若從有處言無亦是自標
靶燥然無爲有藥善是惡醫症投則牛溲有却病
之功服誤則甘露成喪身之禍是則昔日錢王今
時周許義無勝劣教有開遮所謂各具一隻眼共
濟羣盲各出一隻手同扶衆跛者也雖然語貴明
宗學須擇法同修而迂直頓異共證而日刻懸殊
如農夫立苗當先滋其根柢如大將討賊務直搗
其窠巢故明一善而萬善咸歸悟一非而百非斂
跡然則無善卽進善之捷徑無非迺去非之要津
何必自滯有途指爲實境反疑妙悟攢作虛言乎
幸遇良師大須着眼貴從親見方真不是說了便

罷凡我同好念之念之

書普度菴新鑿放生池卷

雲棲大師創放生會於武林鑿上方長壽二池以棲水族或疑池水無幾不若投諸江湖爲適者大師曰今歛四民居之三里之城便耶抑便其郊耶曰郊便矣設寇虜至孰便曰城便魚鱉之愁畏網罟也不猶寇虜耶今納諸沼而樊之而守之不猶寇至而保城郭者乎城處則隘舍城而郊則虜人之病虜也必甚於隘明矣吾不謂沼之無隘魚而

以爲愈於虜也雖然此二者兆也弄引也引而伸之而又伸之汪然者徧域中矣奚隘爲於是疑者皆舍然而喜師高足弟子仰山居士無無居士歸而倡其會於鄉人趨者日衆所放救滋廣猶患於無地也復於郡城之南古所謂普度菴者鑿池焉廣十畝奉佛棲禪之室靡不肇始而鄉之人獻疑者猶同於上方長壽二君解之不得也邀予言以助之予曰大師之言晰矣夫二君一倡而樂應者數百人繼是猶無窮也放者無窮畜者無窮而池

有限則惑之者宜然不曰地與物力亦無有窮乎
有地則可沼有物力則可鑿是二無窮也而前所
謂無窮者弗患矣人情皆樂生惡死故皆樂物之
生而惡其死而貪與忍奪之者未有倡也倡而多
和則放生之池可設於公家周宮之請可得於臣
宰簷梁可斷網罟可革獸不亂羣鳥不亂行之治
可馴致也二君其第舉大師之言告之可也

書王世韜卷

五下之樂有二種醒者樂睡者亦樂然以睡之樂
而謂卽同於醒之樂不可也又有謂之睡則似欲
醒謂之醒則尚在睡夢口欲號呼而不能出手欲
掉而似有繫之此魘者爲最苦耳然以魘之苦而
謂不如睡夢又不可也何也大夢不醒魘者醒之
機也古之人蓋有善魘者矣孔曰憤頰曰苦商曰
戰竺乾古先生曰聞思脩祖庭曰叅曰疑曰吞金
剛圈餐栗棘蓬皆魘也自今視之固不若淺根浮
解傲然自足脫然自縱者之稱樂也而古人必爲
之者以爲夢決非醒夢之樂決不足以當醒之樂

欲轉大夢而之大覺止有魘之一機而已至於既覺乃知此身卽在床之身此心卽夢境之心而曰夢覺一如耳非謂其理一如而遂可以長睡不覺也然則人不患不醒而但患不魘不患不樂而但患其不憤不苦不戰苟憤矣苦矣戰矣安有不能轉而樂者至是方爲真樂常樂永絕苦因之樂而非睡夢之樂也予旣非覺者又不能致力於魘方有大懼世韜兄先覺之後也旣恍然覺矣而乃問學於予予魘者耳其言吟嚳不明之言也世韜其閱而大呼之幸勿以其言爲害可也

李將軍贈言引

予從叔廣學隸籍遼東諸生客大將軍寧遠公幕府游於諸公子間而充以文墨說春秋於維城君最善稱爲兄弟歲丙戌余偕計者車入都下維城過其僑舍談經術義理甚旨也先是大將軍屢以誅鹵名酋受延世之賞維城次當得顯廕避不肯任戢身童縫間茹齏吞膽躬寒儉者之所苦舍其長劍修衝之用而角逐於三寸之竹子嘗戲謂維

城世嘗嗤儒生徒虛文無用足下奈何以無用易
有用耶余既從史官移疾歸會稽無幾何而寧夏
之事起余自田間寓書維城言國家卒有緩急其
驅除撻伐之任常屬諸世臣如周召公之有虎唐
李西平之有愬當今爲虎與愬者其在公家矣昔
晉人謀師而舉冀缺曰是惇詩書而說禮樂由此
言之無宜足下宜勉爲國一行已而維城果用舉
者被命都閫外屠叛壕手斬其渠拜頭功爲最
奏捷歸闕下而余之姻周生適辭歸維城還語
余無以改業見笑噫嘻余雖愚又敢以已之無用
而笑君哉天下之幸無事久矣一日之變而錯愕
四顧提印剖竹不知誰授蓋居常以無用廢有用
而弊至於此予又烏乎敢夫文武非二致也以戈
鋌武而鉛槧文則不得無二維城用將之道儒儒
之道將龍蟠螭奮若環無端其同其異予願於君
質之也周生之歸越也合其鄉大夫先生之詩凡
若干篇爲帙以張之伐而余與維城交最久故余
其疇昔往來之語以志其好而已柳宗元放廢之

中猶作爲雅詩上之朝庶幾欲比隆周宣中興小
雅金石之盛若望齡者胡敢自己維城方有東事
姑俟其成猶欲竭蹶訥揚 天子休烈如所謂西
平有子惟我有臣者或幸採擇太常流諸無窮豈
直爲維城篋笥私已哉

贊

大冢宰吳公像贊

昔我家嚴乏官御史臺犯公于朝頃乃屬公公揖
而謝曰子惠我教我藥石也無舍我於老請從子
交後再徙右職誰挽其肘公爲天曹古有祁大夫
稱舉解狐君惟問焉非子怨乎對曰臣惟德舉敢
私是圖後之君子有不其然一語嗛心終死無捐
爲甯爲機或隕諸淵瓶盜之量視公如天大夫舉
賢直未忘怨公也尤難雲消冰渙大夫舉仇私不

害公未如公也公私兩融匪徒宥之心不有之匪
忘校之又式好之我懷古人心儀其形披圖狀德
贊公為榮

趙端蕭公像贊

赫赫而陽直士之莊冥冥而藏修士之光斯二者
吾烏乎名公叶強而狀之外柔而中強氣夷而德
方一以為冬之日春之風而一以為夏霆與秋霜
所謂身備四氣而立于中央者邪

馮尚齋先生像贊 有跋

簞食窶空筭經則富始同長缺之無家後類敬通
之得婦嗚呼先生克孝於親克友於兄是故游大
人而常貧晚娶而終於靡成也嗚呼斯其所以為
先生者與

望齡年十三從尚齋馮先生受經負墻之敬後
先十載善誘循循言提其耳墓木雖拱儀刑時
往來夢寐嗣子一謨忽示此幅蓋先生父母兄
嫂及所配像皆在焉惟先生至性天成奉養之
外身無私畜慈其諸侄至不忍繼娶娶復不育

人謂無天此圖雖不甚肖而衣巾儼然從兄嚴
父媼孝之節藹乎可想萬曆乙巳門人陶望齡
敬題

雲谷先生像贊 有跋

高堂廣除金章玉卮跡邇形親心焉去之崇巒斷
壑烟通徑絕欲往焉梯神超想越嗚呼相也山中
仙乎域內素領方瞳疇識其外身居曾稽名在丹
臺匪三神山公奚往哉

向有概於華陽隱居之言於先生實親見之生
平高位膺祿及老退疾病中心未嘗一日忘神
仙之道也每言吾雖衰矣猶將築園深谷行吾
所聞者雖不及果為而雅志堅確存沒往來要
不足替此大願王也美兄屬題遺像遂隲括隱
居言以書

南洲先生像贊

先生之幹有松龍鱗流膏腴液煜為密珎宜中梁
柱不剝不琢葆其貞固而傲霜電先生之學如大
河潤繫我小芟既以餘浸祈羊簡壁久而未來有

流則長式昌厥貽我瞻斯圖十又二載孺色丹顏
有跡無改古亦有言視其所友觀此贊詞三賢之
口

查山人像贊

百年強半髮白面顰桴像幾何死爾壯時丘壑情
存恒河見在是中云何爲有皺者戴笠曳杖僧寒
道癯刻山雪暮吳苑雲孤咄哉這漢老不歇心且
看脚下泥水多深

顧朗哉像贊

隱衣冠颯有神朗哉字烟霞人寫此圖骨法真謾
謾松濯濯柳丘壑相何弗有明者眼急回首曩時
面今似否剎卽間變好醜此似者寧復久身落畫
圖入手一朗哉忽成偶居士身現何處爲是一復
爲二真者是畫者是顧朗哉與畫者無一真無一
假真假離個中寫

商半塾像贊

山隱過幽朝太近有唐樂天愛中隱郊居蛙鼃市
車馬兄居其間曰半塾維中維半與道幾跡有寄

寓無厭離欲知其人眎於茲

劉理齋像贊

粹乎其容凝乎其神灑乎涼颼之著體脫乎煩疴
之去身此圭之鋒凜乎驅魔之劔而指之端煦乎
造物之春邪

錢慕蘭像贊

應指而蠲疴奮臂以揮斗墨機何施在兩目談
鋒莫摧而頰緩應接靡暇而度遲神何寓觀兩頤
貌錢子者工則巧雙靨欲渦眸子瞭盧香未飛囊
有琴呼之未應君莫嗔

于思翁像贊

月如面星如瞳神爽颼于思翁大編發長波開子
錢流滔滔來揮千金買仁義躬爲儒子爲士
龍矯矯潛龍湖子御之藏其胡敖有孟蔡有賁子
所遊紛如雲星矐矐月朏朏于思翁不亡矣

錢生自寫像贊

眼不自見舌不自味若是我者我元無二有一人
焉同住不識或影像之水鏡燈日亦有丹墨假他

筆力惟此錢君自形自寫如獅反擲力不宅假予
問錢君何緣自見云因四物還覩吾面若以物見
面隨物移誰爲能覩畫者復誰水鏡燈日我倏成
四又有畫者與所畫對若實是我二尚不成云何
於中有四六人若謂是人我當何似或我或人兩
俱非是錢子神力如張僧繇爲予寫真炯炯其眸
吾有一相了不可貌現十二變電飛日耀

達摩尊者面壁像贊

尊者兀然非靜與默正恁麼時口挂在壁我問於

壁云何西來壁演妙音其音如雷

紫栢和尚像贊

有跋

問脫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盲拳瞎罵冷面熱
腸蓮花一社冷債熱還竹篔簹廿下鳳去遺音香飛
落地真箇達師僧繇難畫

予久向紫栢師辛丑入北都而師住西山忻然
欲以瓣香見之會同學數友皆短師心疑而止
後讀其言審其生平真證密行深慈高節一時
叢林踞師席者誠罕其比然人猶惜師不蚤去

終以及禍非明詰之道及見吳咸熙氏所寄示
 遺像味其自贊語類識者豈師固夙知若二祖
 師子尊者邪常不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
 當作佛人乃相趨打擲訶詈之袁景倩言一國
 中有狂泉人飲皆狂獨國王汲井以免而通國
 狂者覆以王為狂也相與捽縛燒灼不勝苦趨
 飲其泉狂作國人喜謂王病已也始舍之紫栢
 視衆人為佛不得不度衆人視紫栢為狂不得
 不死於乎何足恨哉

湛然禪師像贊 二首

燒殺湛然留却幘子一省面上喫拳二省治門化
 米三省長連牀裏落眼落眉四省大眾堂頭動舌
 動嘴是則是住即且住他時後日居士在孤峰頂
 上要且少不得你也一摘茶二洗水三斲藥四簾
 紙於是姑為雙縱之謀兩存之舉遂展開幘子與
 約曰阿師你且藏身者裏待我他時後日燒一瓣
 香設三拜禮隔山高喚曰湛然那時方許抽身走
 起

又

喚做湛然他不應若喚饒禪應是我勸人有腹直

須饒莫只忍饑籬裡坐

湛師健餐俗士朝日是饒禪耳

自贊

舐墨而生設色為累爾師為誰幻斯幻者爾亦爾
爾謂爾實我束書未開鹿皮委地不起於坐澹焉
何意真我也邪我則其似

尹子重像贊

衰榮倏爾膏華月叟在亡何有風圖水紋我與子
知其又笑云子神焉如宛溪之瀆桐鄉之祀乃勝
子孫浮浮蒸黍敬亭始雲子之樂之舍其榆枌

混儀未構靈府焉宅天游邈矣汗漫奚適無上誰
 君匪來孰客作聖曰睿厥官惟思秉禮斯制體道
 云微人之不極心是用違不風而波無蹕而駛曉
 未及動再撫千里熾之欲燎凝之欲冰晷不暇移
 寒暑倏更小夫捷巧辨士華言沿之洄之孰知其
 源虛之逾實合之遂剖形馳影繁誰執其咎伊何
 原心心無原所以名斯亭于焉託處

銘

原心亭銘 館課

混儀未構靈府焉宅天游邈矣汗漫奚適無上誰
 君匪來孰客作聖曰睿厥官惟思秉禮斯制體道
 云微人之不極心是用違不風而波無蹕而駛曉
 未及動再撫千里熾之欲燎凝之欲冰晷不暇移
 寒暑倏更小夫捷巧辨士華言沿之洄之孰知其
 源虛之逾實合之遂剖形馳影繁誰執其咎伊何
 原心心無原所以名斯亭于焉託處

荔枝銘

有序

稗竹木不數寸而具摩空盪雲之勢碎石似指
拔起峭厲此盆景之致也林崇而治深岡嶺迤
邐植之美莫宜粵之荔枝大小窪隆靡不合宜
而特富乳節又無善茲石者幼美兄從其尊人
撫廣右於院署中載以歸數年而粧綴之巧始
備備矣非文辭胡以章之遂為銘銘曰

蒼梧之雲墮而為石縣水所靡或汙而泐水非石
鑽古語則然以鍤以剡乃合於天纍而粟者有似
荔枝郭如鼎斯乳如履斯珠隄嶺而東厥塗孔艱想
見頰肩汗漬石斑弗而始章詎識牛米閒庭莫居
一而侈矣壽木乃孩老竹如髮曲治文瀾鯤鯨出
沒渭川鄧桡干霄蔭柯微風蕩林洞庭始波居士
兒嬉小中現大我聞鍼鋒運持世界

琴銘

為幼美兄作

方廣寺梁千歲桐裁為鳴琴合徵宮屑麋液漆李
鸞手蛇腹未成材既壽華陽作者三洲仙有嘉傳
之惟宗賢銘者歇菴官屬史歲在徒維萬為紀

使爾知道可說則非爾不知道說之奚爲如貧數
金無一錢如盲導人遇坎而顛盲須自醫貧須
自飽欺已猶可莫謾他好如冬月雷蟄伏無聲旣
其解矣兩施雲行

其三

彼求爾者豈謂爾能紙尾數行以官以名爾之譽
之豈謂彼賢違道之稱違心之言乞播得飽舐痔
得車以文諛人其耻莫如杜門袖手焚研瘞筆慎
爾之思以愈爾疾

啓

上沈相公啓

向緣私戚干冒尊嚴仰荷溫言復諧所請感深存
歿德被雲初望齡先君子素秉拙誠性恬名譽當
官之績猶不告其子孫鄉曲之稱復難通於遐遠
老而愈泯沒又何聞伏惟相公閣下緇衣好善明
鏡照人尚賢先式於里閭取行不遺於尺寸謂其
立身本末或不媿乎大臣知其一節始終庶亦勤
於小物納衆言於僉允排異議以獨持遂俾孤微

幸徵卹錄晉增上秩寵洎下泉凡斯駢錫之恩皆
出贊襄之賜祗深銜結敢復控陳然望齡竊聞謚
以榮名禮稱類行苟斯名之難假卽一行之無稱
望齡先君子公清之譽頗著於當時惠愛之思徧
留於所至位雖崇而食貧於沒齒身已退而受祿
者十年昔展季下僚黔婁賤士粥饑僅爲小惠班
制亦屬常勞然或見錄於公朝或垂褒於妻友望
齡先君子雖無微譽可並昔人而身位列卿踐更
中外爵號旣優於下士勲勞有大於粥饑而當清
朝沕穆之時公論大明之日哀褒獨斷市捷何殊
此望齡所爲泣血茹哀捫心待報者也夫考事有
徵論人以概佞直視乎進退貪廉證於富貧苟察
其去位於何時及稽其奉身之奚等則悠悠之論
了了可知望齡聞之隱先烈而弗揚者不予飾私
親以罔上者非臣如使公私之論議本諧則臣子
之隱衷宜吐伏惟閣下矜之哀之

上許相公啓

代

恭惟相公閣下愷悌作人平康錫福手旋元化扶

主德於深嚴肅穆之中力奠皇輿主世道於惺杌
勳勩之後范希文憂以天下殷保衡耻及一夫身
繫安危聲施華裔如某者夙荷栽培久甘淪廢進
無足錄退有餘誓末路棲遲猶挂鑠金之口衰菟
震怯屢驚刻木之詞矢日難明望天加踊迺蒙閣
下矜其細過察其流言片語春溫澤不遺於壞木
至仁宏覆氣已回於溺灰傳聽之餘感泣何已特
以有罪姓名無顏竿牘懼塵清覽遂阻下私匪敢
效叔向之優游同越石之自絕也夫轍魚就稿猶
希一顧之恩厨鴈見烹終抱不鳴之恨故敢忘其
詢辱布之於下執事伏惟台慈崇鑒無任仄悚之
至

上許相公啓

代

曩者台旌戾止德聚應占草野之間傳為盛事歲
序既改猶有餘光顧在衰疲久稽報謁恭惟閣下
一代偉人三朝元老進處腹心之寄退成羽翼之
功昔晉公在唐潞公居宋外國或驚其狀貌四夷
皆問其起居儼為社稷之榮觀匪直一身之壽豈

況我閣下年甫及於懸車望正殷於作楫豈徒廟
略有藉壯猶卽幡然旅力之未愆自赫爾具瞻之
在望所以澄清九海衽席八埏其在明公豈異人
任生齒髮盡改志慮已昏洛社跡疎難追隨於圖
繪崦嵫景迫欲相勉以燭光謹勒蕪函用中華祝
仰惟鑒在曷任寵榮

上沈相公

伏以菽水舊歡幸遂介山之隱金緋新命榮分
萊子之衣仰大道之曲成天全社櫟唯至仁能錫
類有蒲堂謏竊念望齡稟氣不豐賦材允薄筋骸
肉瘠年四十而蚤衰少惰長迂抱三休而宜止徒
藉粉榆之蔭尚蒙葑菲之收而情繫春暉懼深日
仄念絕裾而安忍爰拜疏以陳情雖申來諗之誠
竊有簡書之畏恭惟相公閣下心叅玄化德重
黃扉幘載何私形物無居之雅量埏陶多術與人
爲善之公心俯憐惻惻之微軀曲諒硜硜之小信
木材旣朽終無取於尋常絲緒已焚聊用安其方
寸而猶假之名器寵以儀章雖逃就列之譏尤切

災身之懼蓋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而至恩之成我也如生凡飯疏沒齒之年皆佩德銘心之日敬因還役肅致蕪函伏冀鑒涵曷勝瞻跂

上朱相公

恭聞獨旋斗極首出庶寮備鄉郡二百年未有之榮建本朝第一人無前之業鏡湖魚鳥若被光華越嶠農樵咸忻盛事況為門牆之下士在姻婭之末交其林躍之私豈可云喻耶望齡仰賴師仁獲依子舍秋風漸冷幸肺病之稍蘇晚景粗安覺慈顏之有喜比者舍弟奭齡遠行偕計行者以有兄任養庶寬陟屺之懷居者以有子在前少緩縫衣之戚凡在家庭之出處咸蒙大造之生成輒托順風薄抒私悃仰惟鑒炤曷任瞻依

山會公請朱相公啓

槐階穹峻禮爰絕於百僚梓里攀援情同虔於三爵敢陳洞酌祗覲逵儀奉惇史以周旋敬受片言之誨仰台光之映燭傳為兩邑之榮伏俟俯俞曷勝祈望

上林宗師

竊聞堇山之錫遭歐冶以奮其利柯亭之笛得中
 郎以發其籟是用價等量金響流比竹籍令韞奇
 不逢含音莫賞則斯二物者泥沙之棄餘部屋之
 朽敗耳然彼誠曠覽茲亦上珍揣遇雖幸揆材尚
 優若卷曲軸解散木也而辱匠石之盼欵段駑緩
 下駟也而濫涓人之賈則材為遇負感因愧深矣
 恭惟老師閣下嶽降碩人天寬雅量發光玩世識
 方朔於歲星居易近人頌趙衰之冬日詞林採實

靈府懷虛黃馬騁於談藜雕龍歸其筆海台階虛
 席夢迴傳野之霖使節臨關氣接真人之馭既而
 山斗儼其標望水鏡湛其澄映掄才無朱紫之眩
 得士在驪黃之外人心一變文教四翔然而神龍
 難馴黃鵠易舉驪珠委以按劍貝錦成而投杼日
 月如晦避流言而在東風雷忽驚昇譖人於有北
 帝眷無斃天道可知且將返轍玉堂之署論道金
 華之殿謝仲山之補袞陋孫弘於開閣又豈必興
 歎長沙投文湘沅哉伏念望齡本以桑戶繩樞蓬

心絲力轡虎文而未就趨鯉訓以徒聞亦嘗慷慨
燕趙之都浮沉吳越之地鄉曲鮮譽知友莫稱短
歌自和誰憐下里之聲長鋏歸來已在衆人之後
乃蒙大造猥納微塵拔自儔中處以格外一顧爲
重瓦礫齊於南金片語增榮枯棘材於東箭已猶
愧夫采菲人已詫其積薪兼之獎借逾溢屬望殷
厚感極則涕泗橫生報輕則頂踵匪重但井竈乏
觀海之見商鉅無馳河之用恐踴躍之金終見棄
於冶氏武溪之曲難倚和於門人不無仰負洪慈
有傷朗鑒耳更祈終惠俯賜教言則當奉以周旋
不敢失墜搨朽鈍而一割守堅白以自鳴所以報
也台駕臨章貢卽擬以扁舟上謁躬布下私而慢
以病成讐與日積死罪死罪

回陸同年

曩年拔附深荷雅情雖簪換星周睽違既久而蘭
熏醇味玩想猶新病伏里閭鼯鼠竄無人之境
纏松檟枯魚興銜索之哀豈謂淪迷猶蒙記錄瑤
言撫慰旣收屢逝之菟華誅温榮重肉已寒之骨

恭惟門下才高錦製望重花封控御上游濺澤若
建瓴而下化孚深箐閭閻無佩犢之民尤閔矜孤
辱收遐遠昔南州高士義風著乎炙雞長沙鉅公
仙躅傳乎化鶴比乎今日曷足以敬寫哀悰對諸
專使草土荒遽楮墨不倫

賀劉景孟公祖啓

代

緬惟山陰之政浸灌民心甘棠之歌洋溢里耳思
深去後望切來遲仄聞恩命新下節鉞載臨俾越
人士快覩光儀如嬰兒子復見父母鏡湖春近猶

看縣裏之花裨海波澄長真島中之卉飛清霜於
此日霏霖雨於舊郊昔黃霸之潁川寇恂之河內
官仍再守借僅一時方之於今詎足云喻況如生
者素叨厚雅尤倍恒情心搖棨戟之前神徃甬甸
之竟未由瞻對曷任征營謹勒短箋薄陳菲物以
申賀於下執事伏惟台炤幸甚幸甚

代大人答諸通家

秉燭以照蓋志學之餘年鼓缶而歌已興嗟於大
耄自憐衰繭敢荷軫存少不如人况復燭生之耄

老而舍我寧忘衛士之規緬羣哲之並興極熙朝
之華選玉堂青鎖筦文章諷議之司赤縣神州播
風雨露雷之化僕偶緣兒輩幸厠通家樗櫟天年
忽借芳於春色桑榆夕景俄接曜於朝暉作頌穆
如承筐爛若盤鱗知美集珍味於五門華袞稱榮
重褒揚於一字肅狀敷陳伏惟鑒在

答李湘洲

借鹿豕之遊乍安泉石接夔龍之武忽枉瓊瑤惟
疲病以無瘳費挽推而莫進恭惟閣下慥慥篤誠
元元宏雅讀三五典墳之籍夙擅該通吞八九雲
夢於中曾無芥蒂黃麻紫綵共傳燕許之文璧水
園橋父鬯父師之教而生偶從廢棄濫托規隨冠
雖敝而願彈弓以招而欲往竊惟蒲柳之質緣病
蚤衰桑榆之親因衰邁病念絕裾而詎忍爰拜表
以陳情豹養區區聊用安其愚分烏慈戀戀庶或
鑒其微誠而猶煩使者千里之遙捧台札入行之
重琅函垂露穆矣生風玉署披雲悵焉何日敬因
還役蕭奉報書伏冀省存曷勝馳仰

禮鄉賢請郡邑諸公啓

暨宗先生之祀禮用茲於春秋俎豆賢人之間惠
每徼於月旦寵施裸獻采動澤宮謹諏月之廿五
日肅將祠事聊庇初筵明德或臨蘋藻穆惟馨之
頌薄誠是薦簋樽乎用缶之占伏候龍光豈勝鵠
時

答各縣謝撰述

伏以一同宣化榮分雄緊之符三載陟明獨署循
良之考宿望雅推於賜履 新恩式表於移綬恭

惟門下道韻經時素風照物戴星奉職堂鳴必子
之棊酌水盟心坐對任棠之誠況地屬肩髀之要
劇時丁瑣尾以流離操刃無傷利益章於錯節理
絲有緒治何苦於紛紜既可而時已告成歲有
餘而月奚不足洵政科之異等在輿論所同歸生
章句陋儒槩鉛散局才慙青史擬勒傳於班書職
忝華綸亦與聞乎漢詔敬裁咫尺用報瓊瑤仰冀
鑒存曷勝瞻注

答各府謝撰述啓

朱轡佐理榮分緊望之州丹筆平刑獨著簡孚之
譽瞻陟明於上考爰渙號於北門伏惟門下雅道
匡時素心映物車布德溫生園土之春畫戟凝香
露洗箐林之瘴縣蒲不試烏下訟庭拔薤知懲虎
無飛邑歲有餘而月何不足暮既可而時已告成
在輿論之同歸真政科之異等生又慕清塵未親
道笮才慙青史雖難擬乎班書職典華綸亦與聞
乎漢詔敬陳咫尺用報瓊瑤仰冀鑒存曷勝馳企

答撫按謝撰述啓

渙號弘施司言重寄必有坦明之旨然後可以揚
摧德音必有華瞻之才然後可以彌綸盛事況會
逢兩作澤霈萬方當筆札之紛填演絲綸之浩博
可令樸學攝是乏官恭惟門下道經文武身佩安
危型模垂表於士林簡注夙膺於帝在式茲異
眷以寵殊勞繫國家獎報之彛章亦門下續繩之
大孝貪天功而爲己力揣分詎安以公事而拜私
恩受施有醜敬裁咫尺用報瓊瑤仰冀鑒涵曷勝

瞻注

與張景江啓二首

獻歲發春履端納祐新花照席當吉甫之燕周細
柳開營識絳侯之有子僕視草多慙銘椒鮮學寒
同燕谷欣逢王者之春弱比垂蘿願附將軍之樹
過蒙寵貺何德以承謹勒狀附使者稱謝伏惟垂
鑒幸甚

又

伏惟門下家傳金版 廷剖竹符外鎮密圻馳聲
遠莫鳴天碎柳羞談後臂之勤筆銘山自應虎頭

之相今者風高王帳月滿雕弧雅歌發而焦響沈
醪飲酣而筑聲厲軍中之樂於茲盛矣僕技雖柔
翰氣溢長纓感鴈塞之深秋值羽書之旁午睠惟
拳勇曷已神懷豈謂瓊施遽光筆竇謹對使者再
拜受肅啓申謝不既

回賀正啓

下邑陳人方趨班著孟陬新序適屆 禁林捲歲
籥之屢更想朋簪而增慨惟門下陽春布澤律吹
煖以發生松栢交盟歲已寒而彌篤遺音金玉比

賦瓊瑤日照盤飧詎復宮僚之味夜添鑪箸俄伸
貧士之躬感德難諉馳神何已肅函占謝賜鑒為
祈

新正答某將軍啓

左个迎新北門作鎮片辭挾纒天回黍谷之寒一
面橫戈春動柳城之色僕挈瓶慙智操翰無能庶
子盤空銘謾裁於椒實將軍樹煖蔭已移於華門
拜使爲榮緘辭稱謝仰祈垂鑒不盡鄙悰

答某令君

不佞用乏時需病常自免賜同鑑曲卧比漳濱衡
門有樂只之棲空谷謝寔然之韻而門下方分符
花縣流譽桐鄉江水一葦望儀刑其尚遠河流九
里庶潤澤之潛通然槃木無因懼來譏於按劍而
瓊琚以報仍佩好於投桃雖貪奉明恩而未知所
處輒緣伴返附致謝私草野何緣蹟尚自疑於風
馬青霄有托義當竊比於雲龍統冀鑒原曷勝榮
藉

答某學憲啓

伏以天挺儒宗三物啓七閩之化地雄憲寄一尊
持六藝之衡師有作而道隆文在茲而任重光生
園壁喜切斷金恭惟門下道岍崇深德園廣莫比
斗岱宗之雅望蔚矣人倫西山南浦之宏詞裒然
舉首契心修正早得統於河汾用獄明清繼馳聲
於梁汴庸禮含香之署作人懸鑑之司豈徒衰文
八代之餘快月露烟雲之一變行見聖道千年而
下如江淮河漢之盛行生負牆問道幸托同心判
袂歸田久傷離緒逃介山而奉母方迎寸草之暉

遡閩嶠以懷人適枉尺書之賜歡言道故披襟轉
蕙之光風穆若嗽詞快目連城之玉府積疾頓瘳
於誦檄陽春忽轉於飛葭所望仙島雖遙烟霄可
接匠門罔棄曲木兼收倘妙論之時聞益發醯雞
之覆庶楚音之游至聊紆藿徑之憂生臨楮無任
馳仰

答劉鄰滄台州

憔悴江潭老結漁樵之侶滄浪髣髴心驚鳥兔之
移方憐皇覽之初辰忽枉仙山之信使瑤函乍啓

城霞緬以成文朋酒斯斟杯露注其解渴惟齒衰
而德薄雖拜賜以爲慙蓋門下分符治郡之期乃
鄙人解組歸田之日然而門下則三年奏最政有
蹟而聲騰鄙人則五十無聞學就荒而殖落端木
趨而日損庚桑計以歲餘同此居諸四序之中獨
負玩愒半生之耻倘門下無舍方衰時鞭其後庶
前非之未遠將晚照之可迴眷茲藥石之微言倍
拜篚筐之厚貺臨楮無任禱祝

答程蕭山啓

善人之教澤漬七年洪洵之功潤盈九里在壤錯
魚鱗之地亦仁均卵翼之餘別阻江濱思深峴首
恭惟門下文章飾吏愷悌宜人象冬日之惠溫歌
南風而治辦虞庭平土榮升五雉之司漢殿朝天
忽振雙鳧之舄父老扶携而出昔比錢江賢人俎
豆之間今之畏壘至如生者拊心神往矯首形留
沙樹浦雲悵詠離居之賦瑤函錦字驚傳亟問之
書雖貪奉明恩而能無內媿受餐敢讓反壁增兢
所冀粉署優游尚無忘乎用趙朱轡撫字猶式慰

於借恂不盡翹誠嗣當宣布

答林蕭山啓

墨綬涖人地接投錢之渚華綬屈道江明載石之
津緬前哲以遺芬屬後賢而趾美門下天材博大
聞學淵源錦製先王洵彌綸之畢舉庖刀久善游
窾卻以皆虛捧檄而領花封下車而騰駿譽任延
薦藻輒賢祠宓子鳴琴爰咨耆老豈意非封之
采併蒙絲組之榮清風穆矣其敞詞霏霧燦然而
在筍而生束身先畝久安襪襖之勤謝跡公朝無

復衣裳之倒雖美遺於繡段恐與誚於鶉梁惟魚
枕成杯事類東坡之頌而龍鬚作莞珍傳南越之
裝可以斟酌醇風寢興盛德用拜嘉於明旣旋布
悃於來伴統冀炤涵曷勝馳仰

答諸暨令啓二首

尺疏天邊偶遂漁樵之計一鄆湖曲幸依父母之
邦當倦羽之初棲儼緘鱗之遠賁佩之爲好拜以
知榮恭惟門下天韻孤騫風華博照庖刀游於背
縻技駘爾其凝神化瑟解而更張俗瞿然其至道

劬瘁農桑之務歎歌簿領之間以一人兼政事文章道德之全在兩浙稱郡邑治行循良之首花穠麥秀頌聲已播於甘棠膏雨仁風春意徧施於朽木褒齊華袞義重緇衣而某枚粒粗營敢費仁人之惠簞醪可共用均父老之歡所冀仙舄尚留華綏無改庶九里洪河之潤爲一枝窮谷之安生不任翹企之至

又

伏以潤敷九里洪河均滲漉之仁績最三年大邑播清循之譽輿誦普騰於賀燕巵詞偶托於雕蟲方慙圖海之難工迺荷酬繚之遠音恭惟門下澄襟照物雅道宜民狀冬日之惠溫歌南風而治辦浣江軟水胡公清以畏人萃嶺行春國子稱之曰母製錦初成於南服賜金駢錫於康侯在提封密邇之鄉同大造生成之戴如生者倦飛翮羽借樹卑棲病比相如聊作漳濱之卧行慙子羽未陪偃室之遊偶因授簡於鄉人幸爾奏名於下吏而明公寬其疏節取厥單詞良馬素絲施枉後先之序

木枕瓊玖數奢投報之常愧切捫心感深銘骨肅
漱蕪啓願附蘭言不盡抒宣統希崇鑒

與李總戎爲姪孫納聘啓

伏以列戟當門夙推齊大東新在戶願托周親偶
諧五璧之緣遽奉千金之諾齊歡施葛叶兆占凰
恭惟老太翁門下斗魁間氣帶礪各家盾鼻抽豪
兼文武無雙之譽虎頭授鉞爲熊罷不二之臣樓
船乘萬里之長風才斗靜三韓之夜月迺分外闌
作鎮鄉邦東海洗兵旣書功於善善西平有子復

繼美於繩繩在高閣舊表於芝田將門有種而寒
舍餘芬於栗里素業僅延方懷宋子之難求何意
蹇修之可托此蓋門下咸虛善受謙道下交廉吏
難爲且錄其子孫之清白儒風不競或嘉其詩禮
之流傳義無廢於采葑榮有逾於倚玉謹裁短狀
用庀荒儀東帛儷皮請告虔於異日澗毛筥器庶
少答於洪庥

答劉叅戎啓

伏惟老太翁門下山河華閩湖海雄材多算孫吳

坐勝帳幃之內能文絳灌直成劔槊之餘斗魁當
次將之躔幕府扼島夷之會戈船橫海卑卑漢廷
諸帥遠狂下風干城腹心赳赳周室之賢再見茲
日業奏晏波之績行膺分闡之權生帶草徒滋社
稷自廢顏原巷僻分無結駟之遊王謝門高遽有
施羅之托爰寄辭而誦義殆飲水而知源而門下
採以非葑報之瓊玖在竒天孫之織充庖海若之
珍飫德彌隆拜嘉知媿敬修蕪狀用答鴻儀統冀
鑒存曷勝忻仰

答何節推

生聞玄經始創桓君山爲之服膺三都旣賦陸士
衡因之輟筆何者兩雄並逐得敵者退於交綏二
巧相推運斤者成於塗墍蓋聲同則倡和斯作力
比者彼已愈明未聞賡逸響於巴人探靈心於拙
目蠡窺大海筵發洪鐘續羔粹白之裘襲石琳瑯
之府如齡今者私甚媿焉而明公大雅含弘溫詞
獎飾義隆筐篚寵溢丘園窺文豹之一斑遽荷知
言之目托青蠅於千里庶同不朽之傳敬勒蕪函

用酬鴻眷仰惟鑒在無任主臣

答崧縣令

身似樂天懼霄箕裘之緒人憐伯道虛疑弓鞬之
祥謬令委巷之訛辭仰徹邦君之遠聽雖浮其實
而愛欲生門下嫗物宏慈克家素業手司化斗行
敷一邑之春歌叶風絃僉號衆人之母眷此發生
之盛德兼施憔悴之陳人半稿楊華未有生莫之
望汲寒黍谷偏塵吹律之恩雖過聽而不疑迺緘
書而下賁朝飛有雉慙雅教之莫承夕夢維熊倘

後時之可冀則賢者殷隆之惠卽大人幽贊之占
厚幣敢辭蕪詞以謝

答劉氏聘啓

伏以吉事有祥已叶鳳鳴之下嘉儀順典榮承鴈
摯之頒睠同榜以同心聯素交爲素對賓言下達
宗老騰歡恭惟老親翁門下介特表時公忠定國
伯夷清而近隘士仰其風朱季直以不阿民懷乃
惠歷齊魯甌閩之地兼文章政事之稱而生倚玉
有年斷金等義念相求而有舊爰結好以維新弱

女慰情詎免惹愚之累高門樹德聊傾附托之誠
惟儷皮束帛之駢蕃迺入廟升阿而悚惕敷辭報
祝賜鑒為祈

復顧冲菴總督

恭惟明公應世真儒壯猷元老柳堤棠蔭芳留海
滋之邦玉節金笈威靖雲中之塞比者王庭遠徙
幕府秋閒守勝而兀若干城已絕內闕之漸張軍
而勢成角犄行清西牧之塵固當摩崖谷以書功
觀繪圖而識姓矣齡辰在下風夙叨履露看碑舊

國羊叔之愛尚新握管當年蘭子之名自附惟生
也晚未遂瞻趨為隸也新更稽問侯明公德盛撫
謙禮先逮賤念在編氓之舊推其家世之餘鼎札
賁焉瑤施渥若拜稽受賜盥洗開函銘心之私匪
口可既敬裁尺一附諸使者以謝伏惟云云

同官迎朱相公

伏以帝維賚弼寵已溢於賜環道乃作師慶實均
於操篲樞趨在望虛遲為勞恭惟老師閣下手旋
金鉉神瑩玉壺佐歷英標冊府獨鄰紫極端揆峻

望台垣佇啓黃扉卿雲將名姓俱翔東壁與文章
儷耀先朝領袖後學型模屬者材館作新麟綱弘
頓儒宗求舊鱣幄駢開日護蒲輪遂起東山之駕
風隨芝檢仍高西掖之班樹我表儀儼然師保某
等繩樞賤士絲力薄材佇奉循循慙稱藹藹戴盆
闕管驚二曜以齊暉望氣占星喜雙龍之合彩游
門而觀大海若南北溟景行以仰高山維大少室
快披腹笥曷已心旌伏冀紫氣時臨緇帷晝接斗
南光價暘一日以登龍日下英蕤接五雲而附鳳

敬抒積悃不盡馳懷

同門上孫柏潭老師

伏聞藉厚者質薄而名隆附尊者理賤而時貴是
故蟠木離詭豈鄧野之壞材下駟疲駑阻大行之
修轡及其遇王爾方歎也極意能察唇吻流之朱
漆略其驪黃則振鬣昂膺埒千金而題價鏤枯瑀
朽登萬乘以垂珍茲品物之恒情等愚生之奇邁
恭惟老師閣下心映冰壺手旋金鉉讎書邃閣長
然杖底之藜讀禮倚廬欲罷里中之社振西京之

雅藻總東國之人倫吹噓回萬朽之春矚睽作終
身之飾假之羽翼潛鱗展翅於天衢句其齒牙巴
曲均音於郢唱煒等豹管僅闕虎文未轡筦庫之
家七十爰欣文子之知公車之牘三千途濫東方
之對睠青雲之可附仰大造其奚酬惟往年操筆
之辰正大孝支牀之日屢披薄稅深奉玄言發覆
啓蒙似甌鑪之雪點攻瑕苴漏訝匠斧之風生是
用佩服箴銘惠徼靈寵其爲私感尤倍常情但以
樸軟而服官聯釋蒿萊而膺簪紱人爲遇忝事與
習違操鉛鮮斷筆之能臨組有飲冰之懼將無貽
譏賢路抑以仰負師門伏開洪慈益弘雅誨勵首
塗而鞭其後憫迷轍以指之南則當奉以周旋靡
敢隕墜謹修短翰薄布下私吳會雲浮望鴻儀而
可挹燕京日近竚鶴蓋以非遙伏惟台臺崇炤煒
等無任馳念之至

謝先人卹典

向緣私戚仰藉公評曲荷主持獲諧所請感深存
歿德被雲初望齡先君子素秉拙誠性恬名譽當

官之績猶不告其子孫鄉曲之稱復難通於遐遠
老而愈泯沒又何聞伏惟門下緇衣好善明鏡照
人尚賢先式於里閭取行不遺於尺寸謂其立身
本末或不媿乎大臣知其一節始終庶亦勤於小
物合詞以請汝南高月旦之評衆口所噓寒谷轉
陽春之律遂申彝典俯逮陳人見斯駢錫之恩皆
出贊襄之賜望齡草土餘息木石迂腸佩德難名
銜恩莫報惟當鏤之家乘以告後昆迨鷄骨之稍
與托鴻箋而布欵仰惟照察豈任征營

爲先人請謚與其儀部

門下以直清之德掌邦五禮禮之所嚴名器也而
名與器又莫嚴於身後之予奪望齡之先君子拙
樸自將素乏赫然之譽徒以公清介直效職守身
之概不爲大君子所棄俯垂照植幸徼朝典所以
卹其逝者榮矣備矣齡雖至愚敢忘其自祇有載
之家乘俾子孫世世永佩明德耳而區區之誠猶
有餘冀者竊以人子之愛親也尤愛其名禮旣葬
言謚曰類言類其行也謚而曰類則有其位而無

謚者其人無行不類甚矣望齡誠痛其親砥名立
節宜顯白於世而徒以嗣子翦薄汶焉垂隕俾後
世有無行不類之疑齡卽隨滅謝不足塞罪今所
具墓石之銘其詞蓋鄉之君子不輕爲許可者也
令先人匪類不宜見齒於君子誠可齒不忍令及
今世而被疑謗於後夫佞直貪廉之辨皆可證據
而也佞直觀其進退貪廉視其饒儉進退而稽
其時饒儉而審其實則不辨而具矣伏惟門下握
倫鑒之至精居銓衡之重地萬禩先後褒而誅若
耳目之前先人雖疎遠生猶同世也飾私親以誣
至公齡於他人或然而敢以蒙門下哉惟矜之察
之臨楮不任哀籲之至

復某侍御

生甫離疏屨卽荷眷知洎辱部民重叨優渥退耕
丘里遂罹蓂荼仰望霜臺若在天上門下義敦故
素無忘十載之交情切比鄰不以千里爲遠華棧
清穆嘉貺駢蕃旣光動於里閭復榮施於禰廟凡
斯感激豈盡宣揚惟是驄威鳳振於海壖猶冀熊

軾重來於日下當茲芳午被以陽春此兩浙之同情匪一人之私祝肅緘稱謝賜鑒為祈

復趙用吾開府

伏以帷籌宣武十連闔外之權標冊疏恩三錫師中之吉攝事偶緣夫人之摘詞重忝乎天言恭惟門下文成經緯道協張弛博綜墳典之華曲鬯發鈴之秘既養恬而善息遂移孝以為忠威懾羶裘銘駿烈天山之石氣吞卉服伐狡謀日出之邦礪若山帶若河方昨白茅之士言如絲出如緯先開

紫檢之祥是宜敷告乎文人於以昭宣乎武德如生者鈍昏淺識窳薄凡材鄭康成通德之鄉居稱最近李元禮世家之雅門幸先登徒緣維梓之歡猥荷宣麻之任襪綫何裨於黼黻素書再賁乎筐筐賜重雙南光浮三服紫貂炫首煖厭寒氈珍藥扶羸春生病骨康瓠博鼎彝之價泰山酌飛羽之輕佩德何涯捫心知媿敬裁蕪狀用答瓊施未竟抒宣統希鑒在

答劉景孟方伯

伏以戈船宣武海邦申萬里之威弓矢專征方伯
重十連之寄栢臬望高於朝野芝綸光動平吏民
晉晝方殷霑雲同慶恭惟門下文成經緯道協張
弛博綜墳典之華曲邕殺鈐之秘青驄步武飛嚴
霜皎日之聲白賁堅貞矢河上墻東之操迨賜環
而作牧途仗節以視師威鬯餘皇稟成算三軍之
士氣吞舟服伐狡謀日出之邦屬以杼柚告空征
求沓至室云如燬瞻依父母之非遙旱旣靡遺膏
澤雲雷之在望已周歲閱考功之課績無前用寵

年勞開府之旌旂伊邇生南畝潛夫東朝散吏愧
演綸之莫稱歌樂職以徒勤長跼而讀素書疏麻
敬報拜稽以登華貺木李難酬翽縷微誠杼宣未
竟仰惟鑒在不任翹勤

謝惠箋

伏以巧裁統素明月頻投惠比瓊瑤清飈自舉每
想乘鸞之妙繪以窺揮羽之雄圖敢不敬播仁風
用資談屑時其舒卷同帳內之歛張愛以珍藏匪
篋中之捐棄占詞以謝賜鑒爲祈

謝李公子

金商節屆玉塞風清油幕燕歡既多受祉甚休甚
休僕肺渴漸蘇幸分朝爽頭風俄失欣奉檄書屢
辱眷存豈勝銘刻佳惠過腆謹拜酒果紗襪 華
幣附使以歸仰希鑒原不盡覲縷

答某方伯

伏以八命作牧榮分滄海之符三載陟明寵溢紫
微之署豈綽崇追於祖禰璽書歡動於吏民晉書
方殷需雲同慶恭惟門下誠明格物雅量邁特博

綜墳典之華玄覽天人之奧木天丹地譽冠充朝
熊軾隼輿惠敷四國二伯領周官之重百城瞻漢
節之尊屬東南杼柚之幾空兼山海征求之杳至
室云如燬瞻依父母之非遙旱旣靡遺膏澤雲雷
之在望物無疵癘疑居畏壘之鄉郊有繁陰共識
召公之芟生南海潛夫東朝散吏愧演綸之未稱
歌樂職以徒勤長跪而讀素書拜稽以登華貺疏
麻敬報木李難酬覲縷微誠抒宣未竟仰惟鑒在
不任主遙

答其藩司

伏以八命作牧榮分緊望之州三載陟明獨署循
良之考睠是軒綬之渥寵用昭屏翰之良圖伏惟
門下雅道匡時素心映物朱幡皂蓋行春蔽芾之
中畫戟凝香坐嘯燕清之表況地屬股肱之要劇
時丁瑣尾以流離拔薤本而懲奸虎無飛邑秀麥
岐而播頌雉有隨車期既可而時已告成歲有餘
而月何不足真政科之異等在輿論以同符生久
慕清塵未親道範才慙青史雖難擬乎班書職典
華綸亦與聞乎漢詔敬陳咫尺用報瓊瑤仰冀鑒
存曷勝馳仰

送試錄上婁江相公

端委舊邦彈冠新運生王者之國周之鎬京近仁
人之居今之鄒魯老師閣下神絲嶽降躬幹斗樞
文章居多士之先德業在一人之下司馬者英之
日小童走卒共識姓名鄭公通德之鄉竈婦廬兒
咸稱詩禮矧此衿韋之彥誰非陶冶之餘範我馳
驅法尚傳於秋駕遺其驪牝任允屬於方臯至於

某者學殖就荒德輶未舉爲樗無用幸揮斤匠石
之門向若而驚復觀水海王之國而鈍昏寡識差
擇失倫蓋遺禽慙一日之羅寧市駿得千金之骨
惟文體濫觴之極正 朝廷改瑟之期欲還棘刺
之風寧失英華之士而無禪雅道已軼時材則抱
媿捫心何辭衆口者也伏望矜乃謬迷指其紕漏
雖至教用施於成事庶德音可佩於終身

歆菴集卷之九終

歆菴集卷之十

真如齋校梓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書

奉常心翁老師

望齡駑鈍疋羸無用於當世解龜南還三閱歲籥
海壖僻陋望武昌雲樹間絳帳在焉宵若天表缺
然無涼暄之訊迺其瞻依至懷無異扱箕撰履日
請事函丈間也伏惟祥琴漸和道體加甞上無浣
踰之戀俯有傳經之托朝思黃髮衆仰東山且暮

有環召至矣望齡身如凍蠅無復千里之願加以
家慈火疾時動日營醫餌坐是有首春之請幸而
獲遂又厚幸母疾少瘳娛侍簪前私計人世之樂
無以易此者巢林走陸各有栖宿齡之栖宿在是
已

上政府

望齡聞賢宰執用人如大匠然其道皆兼成而重
棄一物然匠石之斤無散木良相之門無猥士者
何哉蓋兼成者不必兼用樗全櫟棄凡以成之齡

以爲全我之恩尤甚於用也齡年十七八卽有骨
髓之病生而疲繭又服藥過差年三十又有壯火
之病脉理煩瀆醫謂不治節嗇萬端幸延視息然
壯心已盡去矣辛丑持牒奉母來京師獲奉提誨
以里閭後進父兄雅游蒙閣下特達之遇撫接殷
重雖儔人旅進之中仰望色詞有以自異史秩纔
滿輒踐宮僚至官數月又遷五品舍其愚而寵之
以事憐其病而與之以安至於罷僊請休而厚眷
拳拳若將維而繫之齡雖木石敢忘鐫鏤歸耕以

來畢志隴畝然曾未逾歲徵命忽臨進秩異章儼
然有人師之號閣下豈獨私榮寵之已哉蓋閔其
自放空疎寂寥之濱而責以效用也分宜蒲伏就
道畢命捐軀以報隆遇而疲病侵尋情事辛楚疏
揭所陳片語無誑至於老母衰悴有不忍言略為
金翁老師道之姻連之中聞見真的閣下可問而
知也齡之休廢如暗者之默痿者之居非有慕效
而然誠得奉老母沒齒貧賤乃閣下所以生全之
九遷之德曷以過哉情旨迫切煩言無端併希白

慈原炤

上朱相公書五首

望齡材品最下徒以葭莩末交巾羈奉教遂歷門
墻翹館旣開投箕再禩閣下矜其孱劣與其愚誠
教如慈父禮均小友戴高履厚莫喻恩私而齡志
灰多病之餘業廢惰窳之久仰孤眷望徒有汗慚
奉違以來畢願草莽惟仄聞鴻譽仰頌新猷引爲
私幸而已夫夔契伊周其人實遠茲者同厥里閭
出其門下目親隆美身享太平其爲寵藉可勝道

耶夫杲日麗天翺飛振羽晞驥彈冠亦士人之同願也齡獨何心而硜硜不化蓋命祚奇蹇情事窘促譬如喑不樂辨斃不慕行非以尚默而效靜勢有所極耳私情覩縷略具疏揭宣寫未罄復列於別楮仰惟大匠用材斲櫨畢效然樗全櫟棄總係曲成萬祈台慈俯燭俾速遂祈請不勝感戴之至

又

家慈痰疾既久昨居京師烹煤飲醯勢遂漸劇至客秋寒熱間作兩腓兩胫間肉俱消脫此醫經中

大忌也今雖稍愈而大肉未充病本尚在齡兄弟出門數步腸若抽掣雖貪祿若飴勢豈能出此舍侄女所親見令郎親家所親聞非敢誑也又生歸甫歲餘山棲未煖而遽徼徵命反居同年在職者之先是前日之退適爲躁進之階耳揆諸事理尤屬未安望齡極爲愚昧惟自知一隙似覺稍明外鏡狀貌內揣材力涯分已踰不敢妄覬非分以速災禍他人可欺必不能以密邇之跡欺老師也田間資遣一力頗費經營二位老先生前萬祈鼎言

贊決一請而得銜戡無量

又

望齡腐草朽木耳無尺寸之良樵蘇之用閣下愛
滅其醜枝拭而滋培之菌蒸螢化若有餘望焉歸
耕纔數年淪隱姓名兩掛除目而齡病質轉頽母
衰日甚常自惟省此身不獨無效用之才亦無富
貴之福矣夫以仲尼爲之師而歎子我之難雕護
卜商之疵吝誠知之全之也願閣下亦全而置之
勿以措意齡心如濾灰無復餘望獨先君平生斤

斤之守宜不爲公論所棄徒以齡縣薄不嗣易名
盛典久懸未定每中夜念及爲之忘寢正月間見
禮部補謚之請竊謂所及止近年初卹諸公耳先
人遠在限外不敢妄冀比從山陰令處得諮訪書
冊始知尚在議中喜甚懼甚先人沒且十年矣交
知落落日就湮泯失今不及老師秉軸父跡未陳
之時圖之後豈復有緣會乎閣下衮鉞嚴於朝堂
月旦精於里閭恩義兼舉予奪具章倘先人硜然
小廉獲與獎錄於官常士行亦有少裨老師所以

日知錄卷之五
榮施於齡者甚於九遷之寵三旌之位萬萬矣臨
楮不任瀝血

又

夏初舍弟試歸蒙賜劄教深悉老師憂勞至意是
時方有令郎親翁之變悲惻之際輒念閣下方勞
心樞地骨肉至痛何以堪之擬卽具狀申慰復念
閣下哀緒方新懼以蕪言重櫻神宇用至稽緩然
於情禮極爲不安恭惟老師寸衷而運乾坤隻臂
而擔社稷所謂天下之父也方今運丁否塞人各

有心所以燮調元和鎮戢貴巖惟閣下一身是怙
是恃倘憂能傷人精神血氣稍至失調何以盡瘁
公朝極思理道乎雖東山林壑雅志甚堅揆諸時
勢豈能遽遂惟望以公義節情達觀遣累居常履
順茂延天禧俯答輿望不勝禱祝望齡病劣如昔
近逃虛深岫中頗足自適每思恢遠之材福德之
相如今郎親翁而壽纔逾艾况孱薄如齡者寧足
恃耶偶會雨若兄云有便足詣都肅由裁候私衷
覩縷不罄欲言

又
齡初見部疏謂所議在萬曆三十一年以後予卹大臣而已比得傳來咨訪文冊方知先人尚在議中亟以爲請得無後時否私覽冊中有趙定老少宰劉彙所侍御而無余中宇司空姓名未曉何故余公儻言早見在諸公之先而職崇於侍御氣平於少宰 朝廷方磨世勸忠恐此終不可遺耳齡方爲父陳請不宜旁及偶有見輒爲老師言之以備米擇惟鑒其迂愚幸甚

奉座師李閣學書三首

齡聞唐虞之盛其君蕩然無所與於天下而其臣履遺不納冠冕不顧過其門三不入亦儻然無所與於身家惟尹暨湯不殖不取上下之間宛然臭味齡竊以爲有不私身家不苟一介之臣而後可以不與崇高不殖貨利求其君夫居易於已責難於人不可得諸平交而妄冀於君父此齡所謂舛也恭惟老師閣下躬大禹之勤擅阿衡之介不獨天下仰之而 天子尤深鑒之相麻初頒小夫走

卷十
卒皆知抃舞以爲虞殷之朝可以再見頑懦之俗
可以立起況如小子齡者最蒙知眷身備灑埽其
爲欣躍豈可云喻聞慶之始卽宜肅狀馳賀而仰
體德意輒屏縉文旣不能專遣一力又不敢附託
他人謹因從叔入都以尺素布聞而已行者緩發
坐成稽慢亦惟閣下有以原之書不盡言

又

舍弟北還拜捧尊誨齡孑然孱病之身不能自憂
而老師爲憂之敢不佩服家世蒙國恩在乳抱間
卽食官俸私心常念捐軀命報萬一甘之如飴所
以沉淪而不反者亦欲退處安靜以養微力從事
學問以挫輕心強弱志庶幾異日可見之施用耳
豈意體骨虛羸日就疲繭性質浮動難施矯揉養
生學道俱無所成空費日月每自歎詫夫人臣所
以用於世者才力與神識耳而齡力不及中人識
同下士操何具以從縉紳之末哉惟有度德量力
引分知耻爲 聖朝不欺之臣師門自好之士竊
有慕焉而未能耳賤齒近衰已稍進滋味又室中

久似有孕者初患滲漏今安固已四五月身日麤大而胎不甚動尚在真贗之間使幸而無它亦足仰慰老師拳拳厚意也吐握方勞惟爲社稷珍愛至禱

又

客秋曾因族人北行蕭狀申賀極知不恭而仰奉夙教恃以忘罪嗣是闕然久不修詢豈勝懷慕茲有陳啓先人素有清望祗緣請卹時適部迂被言忝今懲徃易名之典賢愚併滯未蒙 朝廷一字

之褒時痛於心比者部議類補先人名姓幸廁議中真百世一時也身沒既久知交落落後進少年不復識前人典刑抱茲憂惶恐盛典一漏後難再得欲默以聽懼揜先人之美言之又非所宜言謹用大司馬孫公所撰志文一冊因便奉塵老師清覽此中語一字不誣金翁老師姻婭也知之甚真少宰楊公素精人倫先君以歛守著名而倉場游公歛人皆能言其事可問而知也齡非敢望老師私齡及其父也老師秉軸政府而父美不聞當

爲誰復言之此非他人蔽賢齡自蔽之耳罪可勝
道耶齡聞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是以大
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今制不予人以醜繆之號
而隱然醜與人以醜繆之實行高者復責其顯功
功大者復訾其細行遂使賢士勞臣與僉邪回佞
及庸庸無表樹之人同蒙其辱竊以爲過已先人
身爲六卿而居室服食纔同寒士直躬履坦不佞
不求不以一介淄已一詞假人端凝無欲與道合
體潔已奉公恩德著於民社可謂清矣忠矣誠蒙
朝廷鑒錄錫之嘉名俾不與庸瑣回邪之徒同其
泯泯亦足以表官常裨士行豈獨其子孫千百世
管藉無已哉齡疾病自廢心如瀘火無復他望惟
以縣薄不嗣隕其先烈常用痛心倘所願獲從其
鏤德銘恩甚於九遷之榮三旌之賞萬萬矣臨書
不任祈禱迫切之至

與周海門先生十三首

望齡根器劣弱力不精猛染指此道動踰數年而
見處未徹信力未充日夜憂念未有安歇重荷垂

閔蒙蔽意將拯而引之自惟鈍昏無以爲地每念
若刀刃刺心使至辱手教徵詰蓋將令之剗腸剖
臍發露病源投以神藥敢自匿瑕惡仰孤盛心竊
聞華嚴十信初心卽齊佛智佛智者無待之智也
何階級之可言哉然不妨五十位升進鄰於二覺
後契佛乘孔子三十而立已歷信位矣然不妨知
命耳順以至從心蓋知見久汰而日消習氣旋除
而日淨如精金離鑛經鍛鍊而益露光芒嬰兒出
胎加歲時而自然充長人形金體迥異舊時瑩淨

魁梧新新莫揜然則放刀屠兒獻珠龍女無待之
智證也嬾安拽鼻二祖調心神化之實功也以緣
起無生爲照覺故不屬斷除以佛知見爲對治故
不落二乘耳是故道人有道人之遷改俗學有俗
學之遷改凡夫於心外見法種種善惡執爲實有
如魘人認手爲鬼稚子怖影爲物遷改雖嚴終成
壓伏若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是也學道人善是已
善過是已過遷是已遷改是已改以無善爲善故
見過愈微以罪性本空故改圖甚速顏子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是也僧問古宿如何
係任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大慧亦言學道人須
要熟處生生處熟如何生處無分別處是如何熟
處分別處是到此則過是過善亦是過分別是習
氣饒你總不分別亦是習氣直得念念知非時時
改過始有相應分是真遷善是真改過是名隨心
自在亦名稱性修行先代老和尚紛紛言說總不
出此尚何置同異於其間哉然僕今日之病則在
悟頭未徹疑情未消解處與行處說處與受用處
未能相應如人一片田園未曾收管何論荒蕪哉
竊慮隨文之解未契佛懷臆測之言終成戲論以
此惻惻居心不寧耳老丈何以救之愚罔無怙實
思依恃勝友若悠悠之會既渺箴規反成諍論恐
無裨於已深不願與之從事也蓋自救與救人自
利與利人塗軌各別老丈志於宏道僕志於擇交
隨所餘欠各可取耳何如何如

又

李子長來既辱手札刻字人復持翰至諄懇直截

真如頂針膜錐感刻感刻向在京師時苦諸色工夫間斷難守忽一日覺得此心生生不息之機至無而有至變而一自幸以爲從此後或易爲力矣中亦屢覺知寂知知古人所訶卽此意純一亦落是中曾以問蔡槐庭渠云以楔出楔做工夫人少不得如此然亦不能純熟私念竊謂初習路生耳繼以專翕之功庶有進步近亦屢察其紆曲不若無義話之直而意中已稍慣每提撕便現前持話冷淡易此甚難又念陽明先生語以爲學者能時時當下卽是善學做此功夫覺得直下便是無從前等待之病但虛懷不作意卽工夫熾然念慮萌動乃覺間斷故妄謂生盲人拄杖一時難放此意少便亦是明知故犯權以爲拄杖耳大教深切敢不痛領但全體放下令真妄二見毫髮不生恐非紛擾心意一時所及常人聖人且不敢較而年過四十心地未開每清夜夢回卽慚惶無地日用間稍失正念便手足無措每羨愚夫愚婦人人勝我其舉動念慮各各輕鬆百倍於我旋轉旣不易懼

易菴集 卷十
十一
怕又不免惟俟老母稍健又當閉戶與之力爭大
教置坐右時時省觀以當酷烈中一杯甘露也便
中祈更垂示勿棄鄙鈍爲仰

又

直截一路第五七年前已自許不疑而命根終未
斷故屢屢有得失未能快然無事近日軍提一萬
法歸一話較往時頗覺繇密且不敢求速效也尊
教感感今日方爲話頭所苦得來語轉覺悶悶諺
所謂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不敢謾亦不敢負

門下也思欲入剡甚渴正月終出外尋地至清明
前始歸又連日拜掃待晴卽復出矣意欲須天熱
走山不得時賫一月糧奉訪山寺中坐夏少時求
大鉗槌一了疇昔耳舍弟偶至外家渠資性視弟
稍利而常憂其氣浮在大藥王自能對症發劑也

又

王儀宗還曾附寸楮令親以選舉至亦仰辱大教
感刻感刻弟本擬乘秋爽南棹而敝同年黃宮庶
方以是日得請理須少緩又舍弟婦分娩在杪秋

過此又虞河凍未能卽如願耳東山隔岼曾記圖
志中云是諸謝舊居至今得老丈振其遺躅甚幸
然彼日以游言相高耳五百年野狐未必不聞講
席而化也老丈真知妙悟猶有無常迅速之言若
弟者於疑與信兩無所據悠悠碌碌日月其潛惟
憂愧之懷頗倍往日耳

又

數年請益伏荷深慈俯垂誘納劣根小器加以洪
霆時雖有傾仆汜溢之患而染香行霧漸被薰染
幸莫厚焉瀕行復枉車從遠餞郡郭不勝銘戴入
都困於趨謁未就甦息而旋有筆札之役王事敦
埤日不暇給蓋生平未有之苦欲以間隙勒一狀
附布而心力疲怠不復可強坐是又疎罪何可言
此間舊有學會趙大常黃宮庶左柱史主之王大
行繼至頗稱濟濟而傍觀者指目爲異學深見忌
嫉然不虞其禍乃發於卓老也七十六歲衰病之
身重罹逮繫煩冤自決何痛如之嗟嗟儒者所宗
尚莫如程朱二先生而今所謂正宗者卽當時所

攻為偽學者也古今談學者衆矣其誰不偽之然則貪名逐利敗度圯族者乃稱真乎聞楮山先生入越士類翕然嚮風譬諸禪宗其臨濟之興化乎弟時下謀歸甚亟摠侍教席當不在遠須引剡溪水細浣腸胃中舊聞作不識一字俗人以聽雅教也

又

相望衣帶水不能一接顏論悵然於懷復辱使命重以多儀感謝感謝弟留滯年餘蓋有為耳成諾

在昔踐之已晚非敢自托肥遯也學道未成而以涉世途如衣絮觸荆棘動輒掛礙每覺境強情弱展轉悔責恨計不蚤決也比於當下之旨稍覺親切去迂曲之途游蕩平之境日親哲匠以進新功端有厚籍焉客歲之事吾黨自當任其咎憶臨別時老夫已諄諄言之管東溟丈亦曾有此論入都諸君子志業方銳遂不顧而為之後既章聞改換滋醜昨以王事在留都已稍從韜晦矣敬謝良規敢以徧告同志餘容面請不既

又

辱教拳切真如提獎癡兒誘歸亡子感甚感甚杜足廿日以老母病瘡出侍湯藥乃知人生靜緣亦不易得也蒙指示安心的訣雖粗浮之氣不能便爾得力而近亦稍知省力一番尋常妄意以隨順真心任諸緣之並作為行持觀萬法之自無為解脫自覺頗為省便而徃徃亦致疲勞豈將心用心其所謂易簡者乃煩難耶抑習之未久生處不熟耶舍此又似無所持循其持話持名諸法又不若

此之便不知無大誤否終年逐逐幾過半生今日只以尊教了無所得為四字真言何敢課效旦夕乎惟便中詳誨之

又

刻字人入剡曾附請教思位兄左顧又辱手教深感垂念弟以老母小恙出侍湯藥者已半月所喜醫藥稍稍奏功可冀平復深知問寢嘗藥為第一親切工夫而胸中又常若有負與室中體究翻作兩槩疑之為病深曉而不能斷奈何奈何併前東

願併教之思位兄誠切真道人也恐門牆亦不多
得敬服敬服

又

左柱史在京師聚會時跂仰殊切下車而禮於賢
者此其夙誠耳老丈方居廬守禮重道自不宜見
弟當敬致來指也夏月病暑偶看得一部史遂爾
過去宗鏡雖再閱未曾契入與不違同遵教即當
細覽之也有人從金陵來傳耿叔臺語頗以侗老
不載宗傳爲言昨得焦弱侯書又諄諄論之併寄

所作行狀今併奉覽

又

久不奉詢豈勝渴仰暑候伏審道履萬福慰弟
只是挨排過時雖稍知情陰而蹉過實多爲恨恨
耳余令自台還亦曾見過因得見南臯宗傳序文
所云復老的宜載入弟以世俗心腸故欲姑緩之
耳至三帝果係真正豪傑於斯道暗有契合弟意
著書立言凡以砭世不宜驚以奇特令之齟齬而
突入三帝似於過奇似於驚人耳惟仁丈裁察

又

昨游意不在山水欲時陪杖屨沾霧潤耳俛然獨
往興殊不佳沿途寫有路程當稍潤飾為小記草
具當奉覽供一噓也蔡丈書禮領入出世人於世
不宜左丈悉力拯扶尚未能濟正有一柬托文令
君致之今須附益以謝帖耳

又

此番相對更覺信服之衷有倍於前固緣玄詣日
深豈弟之執滯亦稍活動耶學道不了併詩亦無

意興為之誦佳篇吻間亦如嘖嘖欲吐倘有述當

寄呈諸不一

又

久不奉晤言渴思趨謁母疾淹緜此身不復自主
聞楮山丈與諸友入剡如立地上看人躡雲而升
健羨可言耶楮老力疾而東想當小住旬日耳歲
寒之盟兩心相照忽新歲聞人言有歸興知必非
楮老本意弟疎略人也然身無飾貌口無偽言惟
知愛者恕其疏節亮其誠心為庶幾耳况供給已

有定議弟每月費甚少惟多費諸友心頗不安不
必閔弟貧窶憂其難繼也惟願老丈曲致此意萬
萬勿再萌一念也余山陰倡會殷勤春仲滿望命
駕郡城一新學者耳目如惠然肯來弟亦當攝衣
以從也

與袁石浦三首

謝生歸已迫歲暮所賚手訊百有二十日而始見
歡喜何可言通都大邑賢士所聚猶有巖谷之歎
況真處巖谷者乎黃昭素不知何日能還都渠如
黃楊則僕更是虎刺山茄樹也可歎可愧舍弟遠
謬與僕等能詩頗勝其見僕向不入此保社昨與
六休同遊爲所牽綴間或有作旋亦遺忘前得京
信時有志喜詩舍弟亦踵韻今錄似佳什秀色可
翫二令弟每訓家兄作本分詩以僕觀之自是令
弟過分耳爭惟得阿兄耶

又

天下有二等自在人一大睡者二大醒者惟夢魘
未覺人謂睡着則已欲醒謂醒則正在夢境叫號

譚嚙純是苦趣僕魔者也足下雖振其手搖其足未肯霍然寤也欲自在得耶憶侍雅論時覺身心時時有益自遠勝友轉復茫然雖苦自鞭策較往日已加緊切而逾求逾遠不自知其入於支離艱僻之內此古人所以願親近善知識以爲甚於衣食父母也長安如奕棋世路日難矣歎歎

又

秋間連得良訊兼蒙厚奠王開美此日詩學禪學俱覺長進恨不得與吾丈印證之耳從來詩道大

明派頭甚正至我朝何李諸公忽爾衰絕楊用修博學多識向甚慕之謂其述作必能超絕等夷昨得其全集其持論正與諸君等然其七言律與五七言絕句大有佳者所恨太似古人遂減成色習氣所羈要自難免弇州諸體近鄖陽者輒佳使芟繁撮要選作三兩卷自足傳世若未刻者其佳可知矣丈如抄得乞錄示須煩無養二生何如

與袁六休三首

此事如磨鏡當投藥時反益其暗及藥垢並盡光

歌菴集 卷一
瑩自然勝前乃知華嚴五十位與尼父志學從心
年進歲益本無了期本無止法此後又不知作何
進步耳向來將許多好詩沉沒在胷中今此自覺
媿負如大量人不飲飲乃知大五七律皆昔時所
畏今試爲之輒敏而佳已亦莫測所以但目前無
知音者自哦而已天池遺稿甚富今正構寫已得
四五弟亦稍爲校閱詩存其九文存其五校畢當
集爲善板流行兄亦不須更寫也

又

弟初讀蘇詩以爲少陵之後一人而已再讀更謂
過之初言之亦覺駭人及見子由已先有此論兄
言又暗合益知非謬永叔詩雖好終不如子瞻蓋
子瞻如海永叔如三山雖仙靈所都終是大海中
物南宋有陸放翁者山陰人其詩在高岑之間雖
不及蘇歐自餘宋人舉無其敵平生作萬首詩今
所傳渭南集不過十一卷永道拔七言尤爲勝絕
叢爾之地前有務觀後有文長亦云盛矣然今人
尚不知有陸況於徐耶宋集弟略有數家惟陳無

易菴集 卷一 三三
已張文潛蘇子美集不可得京中書坊或偶值求
爲買之時賢未曾讀書讀亦不識乃大言宋無詩
何異夢語劉須溪嘗言詩文至文選爲一厄弟殊
伏之而楊用修大以爲笑用修詩亦有佳者而論
詩則謬大抵類此也兄近作又何似寫寄數十篇
爲望小价入都請卹初時覺忙甚故寓意於伯修
書中後更大閑空復作此紙惟勤寄祝祝

與焦弱侯

先人今日入地明日屢及白門之下矣而不能者

一坐貧一坐葬地未定耳鄭君爲老兄所推必具
眼弟深願見之但喪後百負相迫假貸路窮欲發
一价迎之而苦無資數日前有爲言孫子叅同者
方想慕間忽捧來惠喜甚喜甚弟多病無子多病
近死故不必防死不防死則不必學兵矣無子則
無福蔭無福蔭則不必學地理矣常欲求一極便
宜極省力者學之而便宜莫如學道省力莫如念
佛雖行業未純知解未徹而此志則堅若石大若
天萬劫不可磨百物不可換矣

復許敬菴先生

齡白童巾之年卽佩服風義以里閭家世之雅其
摯見門下不宜在四方士後也自顧倜然無以爲
質又出處踪跡時復謬互雖竿牘之請縮愆未敢
蓋其姓名汗辱懼介紹之未先而覆爲戾也迺辱
昂翰寵施詞旨隆重顧齡何人而能得此於長者
孔文舉雅尚之士未知道也而當時豪傑或以知
有其人爲喜若齡之不肖豈有可知於門下哉特
門下以成就後學爲己任而不遺於么麼耳然以
因緣繼是或得自進廁講席之末列其爲介紹不
旣厚耶佳刻敢不再拜明教朝夕惟誦以無忘今
日之賜

與何進士

韓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僕嘗以是銓校
文行殆庶幾之簾中得佳卷歎其溫夷沈密似有
仁者之言也蓋欲亟見其人焉以券子之言而信
吾見之設竣而出則車徒已南邁瞻望靡及怡悵
何可云然子之鄉人與衿鞞之士素有知者類亦

能言之而僕耳亦熟予名舊矣僕之術其不妄而
吾目其不吾欺耶雖無緣接對差自慰焉千里之
外致煩使介洋洋乎詞之令而義之周也顧僕何
人而能當之綵衣娛侍融洩如何官政宦遊之味
烏足易吾子一日之歡其勉崇令德榮施於親可
矣

答張含字親翁

使至辱翰貺銜戢銜戢貞金明鑑鍊之彌精磨之
愈瑩真偽不可揜也門下宏抱邃識峻節鴻名充
朝之人譽之無以曾高益厚而嚙脊之口顧足以
杖搥鍛鍊發揚其光明由此言之夫孰知謗之不
善於譽乎望齡居此殊錄錄雖濫役編摩而才弱
非任老親在念秋深將乞身歸養時下已徼寵得
滿惟坐待數通綸命足藉手矣

與謝開美表兄十首

別後殊寂寂賴有幾箇共性命朋友日日眉毛厮
結以是亦能遣日前月月夕無夜不會或至漏下
三十刻廼散二十外偶至龍華愛其水田蒲柳宛

有江南之致遂連遊數日方罷亦可謂荒宕忘返
汗漫之遊矣七月八日已秩滿 聖節後卽擬杜
門九月中爲行計意欲乘隙往盤山住半月耳

又

館中寥落入門無與語甚思一談弟以足下職守
不可曠勉自抑情近聞維城交榮轉意謂兄必一
入都每出將歸必意動或當至耶得報且以自寬
耳春已去矣連日間一出遊頗樂兄性旣浮動允
坐山城故應成疾於家叔處求得一方附往四月

浴佛日與二袁約遊西山兄能乘輿可至京猶得
與之恐福薄人不易叅我遊屐耳

又

五六日來自午至昏無一刻不望騶騎懊恨之極
繼以怒罵不意來書猶復云云使人絕倒今求李
寅城手札爲足下請數日之假倘得聚首五六朝
卽維城兄萬金之恩也前書歸覲語迺一時戲談
非實欲足下同行也弟廿五日准行矣書行命駕
幸勿再遲

又

仲夏得手信甚慰承於玉蟠處得箇入處山河大地悉爾消隕而習氣未忘弟所未喻也如何是習氣山河大地是如何是山河大地習氣是山河大地既然消隕習氣何地著脚兄於熾然中消之使無於空虛中憂其爲有卽此惡見於山河上突起山河於大地上重安大地是謗玉蟠也是謗自也但莫妄分別自然無空花願兄實地叅究莫掠虛頭祝祝四嫂復於今月初手日去世人生正討數

年平穩亦不可得蓋此趣中本非安處躲避不得怨尤不得惟當速求出離之術是要訣也

又

弟於臆月五日始抵舍老親衰病之後形神頓改以此知速歸之非謬也閒居少侶不勝離索之感自咎貧薄致足下托身絕徼獨坐小閣中瞿瞿顧影念無可與言者則開竺典快讀一卷自娛而已平生自恨與人太孤絕亦欲求一二新交多不如意迺知老憨亦大是可人而聚頭時屢屢嫌薄之

何哉維城兄質直忠厚與人耐久交足下自是野
 鹿性格然上下之間俱當委曲周詳不宜稱性吾
 輩既是兄弟又童中之友故能相亮若一槩施行
 恐未免窒礙耳弟才非長吉又未即死其文不足
 靳惜足下如處之園中是為藏拙也謝謝袁公處
 有所聞否努力努力弟昨過吳門見次公相與談
 二三日始別其言大有發明相約橙橘熟時往遊
 洞庭諸山究竟此事未審機緣若何耳

又

昨詣東江泛舟於湯浦溪山逶迤直是吾州第一
 佳處其人多富而好禮有居可儻有舟可通為兄
 卜居莫善於此弟亦大有結廬之想其地密邇日
 鑄囊所謀忽復萌動兄可方便一詢

又

折乾飽篋而又餬口於兄於義安乎拙文於大製
 蜚丸蘇合也何用煩王書容再呈

又

近日道味何如想益精進足下今日乃真吾友白

首中林有淨侶足樂矣好參五錢奉上前日開美
僕無此餉也

又

聞老母有微恙雖得近信言小愈而不歸一省視
安坐山中心終不安欲暫去又無一人爲李丈主
人敢屈道從昌暑一來深谷多風修篁無暑與下
方別一氣候雖出門頃刻之勞所搏換多矣入山
視禁足尤爲安靜不爲破戒也

又

背瘡已全愈弟家衆已破齋兄可來此鄉生所
著生生編弟爲稍刪煩文錄得三之二中多援禮
經爲更名禮食濬源兄向來索刻今奉往此書行
頗足曉拘儒也王雲萊亦有鈔版之請弟云已諾
於濬源渠方刻書工匠咸集或一人捐貲一人任
勞亦甚便耳惟相與商之

與李楮山丈二首

陽明先生道信於天下而不盡信於其鄉龍溪先
生繼之言旨於天下而不甚旨於其鄉人會稽之

人宜若焦種之不復春曠耳之不可號令矣迺先生枉玉趾而臨之信而從者若雷動蟄起風行草順其回心向道反易於他郡而寒宗子弟昔所稱不信不旨之尤者而歸誠先生惟恐後焉於此想見盛大之養造就之妙抑亦此土人士機將熟而緣有待耶獨恨羈祿遠地無從瞻望風采及奉使秣陵度幾道從在是亟慰饑渴追撤棘知尚留皖中不勝悵惘會稽諸生望先生爲慈父而先生亦有意於其山川謂可居以老也生且乞身歸矣焚

香洗鉢以過餘生區區誠願非有虛假率爾附款不盡翹注

又

先生許身宇內有年矣安敢以我越私先生第先生於越人士造就甚衆感化更速似文成龍溪兩先生有靈而賜之先生也先生嘗有言曰吾全副精神在越越人士精神實亦全副在先生非汎汎者比若生輩乞歸山林止爲此事更無別念願得皈依大慈心更倦切先生當必有能鑒其忱者仰

祈無宿舊盟儼然命駕幸甚幸甚

奉劉晉川先生四首

望齡在京師時從焦弱侯遊得聞卓吾先生之風
繼得其書畢習之未嘗不心開目明常恨不能操
巾拂其側繼聞其往武昌有顯明其道而尊事之
者問之則老師也此事非鐵心石肝不足擔荷老
師非其人耶仰惟日夕咨承道機圓熟深切翹企
齡根器劣劣偷心未忘雖信慕頗堅而參尋之力
覺屢爲世樂所移近以病歸田間益無朋友之助

恐遂淪落伏惟老師曲垂慈憫少惠藥言李先生
或有新著併希錄示一二開我迷悶生成之恩也

又

伏諗道力日強悟境加闊不捨大悲爲世津濟理
事交徹德業邈隆豈勝欽仰惟末法凋敝甚矣解
路漸開口頭滑熟便儼然以宗匠自任求如吾師
的實參詣虛已下人者真麟鳳間出優曇乍開也
長君聞精進不衰令人思企 望齡憂苦以來此
志彌厲但僻守苦塊盲無見聞恐終致沈墮耳我

師何以教之

又

荒度之餘想河流漸就約束矣金輪始言老師超
悟穎絕而兼以行業精純豈勝翹仰古之尊宿如
承明天如士大夫若楊次公輩皆心契一乘而禮
誦不倦嚮往彌堅此皆大心弘願非沾沾於一知
半解者何幸於今日見之且天倫父子之間有香
火友朋之樂所謂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此世
出世間最勝之事也如某者輕心淺見欲自強而

不能然自分畢志於此此外無可搜心者矣留京
多口之地不知卓師能安其居否老師運何神力
令得駐錫江淮間爲此一方作眼生襄事後庶亦
可遂咨請之願也

又

淮方甸寧河流安軌位育平成之勲於斯可見第
不審師於動靜間忙間心境果無間否原始要終
果徹底無惑否任運與克治並行不悖否望齡愚
蒙眇劣漏器敗種然於此不敢自棄亦不敢自瞞

秋杪奉老母北上經過祇謁將於吾師請正焉

奉林傲庸宗師

廷尉盧公以尊翰至開函擘紙如面命之至勉之以立已當官之節期之以恢弘長永之業詞指隆厚非所任也雖然不敢不勉齡夏間邁同氣之變老親繫懷恐不堪其憂以此移病得歸已而果嬰劇疾顛頓道途者百餘日幸得抵舍拜老親於堂則歲已杪矣數年京洛間塵鞅馳逐素業彌落大懼淪泯以忝明誨山中閒寂自啜菽飲水外庶無

他交關獲以其間自竭誦古人書尋究其大端或者萬分之毫末有少窺見則仰答知遇於異日者意有地耳老師識詣超絕出處俱適惟有以正之顛望顛望

答馮青宇學憲

恭聞榮主文柄不勝抃舞士習之窳久矣正以上之人專事文藻而不以行誼爲意抑或其人本不足以及表率風厲之而至於此門下清譽直節旣炳然一時所以建表立範者不患無其具矣僕所望

於門下者惟願少留意廉訪分別淑慝皆取其尤者一二以示懲勸僕卽不敢遠引他人如耿楚侗之在南畿屠平石之在吾浙諸生無不廩廩自滌濯舊有微瑕者皆惴懼伏匿惟恐不免近未有此也我公以爲然否

與友人

生少嬰病苦長而無成雖以文詞爲職而冗傷蕪廢無少窺見復耽味虛寂增其疎陋至所謂虛寂者雖頗愛其言實又無得也四十無聞每念如矛

刺骨但其悽悽之衷誠願慕世之賢者染香蒙霧薰濡其萬一而伏在海隅所遇者復少徐文長里中人也然老矣又杜絕賓客不可亟見其詩文實有深詣與作者旨昭合而世方持膚鞞爲雷同知者蓋鮮僕以爲文長之才天下後世之大且遠不患無知患在湮而不傳則罪在我耳故哀而刻之然不意當今世遂有賞音如門下者也袁中郎禮部天才秀出蚤年參究深契宗旨近復退就平實行履精嚴然不知者或指目爲恠罔而疑僕不宜

與游夫僕何人而敢與中郎游乎門下不以爲疑
 又亟稱之有以仰見曠識玄覽高出於夫人今茲
 而後僕且有援藉以信其至愚矣澹之一言乃入
 道之梯磴療俗之神劑是非門下靈根夙秉雅韻
 絕塵何以有此自古至聖大賢亦不過於世出世
 間之事放得下澹得盡耳僕雖不敏請事斯言造
 請無期祇深馳仰

與徐魯源先生二首

門下道德宗主齡小子伏聽而心儀有日矣昨歲
 抱病歸虎林辱儼然臨誨值騶馭之未有間無緣
 展謁負罪至今春間謀欲負篋沂江入婺一造道
 席陳所懷抱庶幾稍決疑滯既已約舟矣而屬家
 嚴有少疾坐是稍阻比聞新命內遷方入替樞化
 大爲斯道主盟恐田野跼伏此願遂乖耳

又

言塊之中忽捧使命教誨拳切若未忘其鄙陋而
 欲引之以明親之大道者荒迷哀疚不知所答不
 孝屏夫也向者邂逅武林忻奉砭療每思不惰之

訓奉以不忘以爲此學斷非口耳所能受想度所能得常欲洗心退藏幾其悟入遂至息交杜口自攷自訟然儀刑日遠獨學增迷辰夕取舍皆末流影響之地過失愈多心神愈苦至若手足無措耳目皆蒙蓋不得其一宜其無清寧貞固之效也今稍稍知非日用稍覺清快卽手足耳目都無所屬方思就正有道而忽枉來札豈勝踴躍學求自知而已儒釋皆津筏邊事到則舍矣若其跡則自難強同卽彼教大小亦自不同也不孝雖愚昧然灼

知倫物卽性道不敢棄離亦不敢以此誤人願老先生勿慮也

與余少原直指

生伏處海濱無交游問訊若孤迥荒僻之人也門下杖節持斧遙遙在隴雲秦樹間爲民禦暴以身靡虎兕之牙角而不顧劬勞鞅掌不已於行乃猶存記病夫馳使遠詢自惟無以當之其亦不忘先人而推逮之乎生病而求安不能而廢棄不獨尺寸之能無可用世卽所謂恬淡枯寂跡雖類之而

實亦無有其競心躁氣鋤治之而愈多此斷斷不
敢自欺欺人者也門下獎飾過甚至引署申先輩
爲比披捧之餘慚汗交下夫幽莠嘉禾難逃朗鑒
亦教之以景行之道耶敢不佩服令弟至性敦厚
真可爲賢聖之質山陰士民甚安之所慚昏慵無
以少佐萬一耳

與余山陰舜仲十首

偶入天衣山中一僮留家又隨馮進士以來使命
辱於敝廬無以致命昨晡方達至稽裁謝罪甚罪

又

使君一棹遂爲此山千古佳事不至勞乎君房所
言墨事也而關於直指不知憲臺清嚴禮絕信使
不可以書投也門下有回柬於彼希爲僕道此意
幸幸暑月苦病涼序又多客故錢塘公之命未有
以復旦夕當屬草草竟當呈教耳勲賢旣新而虛
無一人大是缺事昨海老發論欲言于撫臺延屈
李先生主教事于中蓋此祠廬餽甚饒所少者其
人耳文成廟貌遺書業藉錢塘公以完誠得贊成

此事尤一方後學之幸也倘有便函幸先事愆更
之

又

昨送周丈至郭隨至文成祠一商估卽返此時煩
季聲報命故不復具啓耳撫臺發使之辰正李丈
還館之日緣會甚巧但此事尚須斟酌周丈與撫
臺本指欲延之長住天真而僕意欲其往來吳越
爲不繫之身蓋先生者年慮在遠難爲給侍寢饋
或未安耳尚當請裁于門下也

又

昨簡甚罪罪別後月色極佳恨不少款道從坐白
石沿素波償此清景也掾來得教知海老尚未健
令人憂念文成祠堂記非敢避勞欲借筵叩鐘發
其洪音一傲聾俗耳僕此中尚未快然其言終類
隔靴搔癢故以讓諸能者今海門丈旣以病辭而
齏臺之行又遲速難定終當代勞敬拜命之辱見
臺使直道其故可也

又

令姊殆古所謂女士僕樂稱之敢不拜命第生傳
沒志文不相蒙請兩爲之于義乃順耳辱貺已鄭
重矣決不可再煩令甥也沙壅水泛如人洩便俱
閉且夕必殞適從山中歸見稻卧水中十畝而九
萬人咨嗟云三四日不退盡爲朽腐吳中雖赤地
然人無播種之費上有賜租之條未若吾越終歲
勤動喪功於垂成郡縣格於例而不得上聞朝廷
阻於時而不及收恤其爲危苦何可勝言聞閘口
疏濬已有頭緒不知云何如幸而宣通望其速洩

迤北一帶水道多有魚箔大能障水事亟矣願委
賢能佐貳恤撤之倘未卽通利下策惟有決海塘
如用芒硝大黃以治急症雖小有損可以活人今
三邑百萬民命仰望門下拯之拯之又在于旦夕僕
私謂校士雖鉅典比之救民緩急懸甚惟門下留
意幸幸

又

昨門下有事于湯祠南徹俎沙輒崩壞牖水卽通
此精意冥感鬼神效順田收上者尚收六七通計

之可半獲小民庶免于流徙誰之力哉感服感服
决塘真下策往歲一開線道便衝潰而去水退雖
速修築亦艱此番泄水不多補苴當亦易易今可
以舉事矣鄙言始近張皇然僕之筆民之口也牒
口潮淤不知何以善後使無臨渴掘井之憂想門
下當自有長策耳老母所患近迎杭醫陳君治之
不甚投後用一單方除附子之毒頗有捷效然熱
實而體虛難以久服今復時有增損殊甚用憂薄
慶辰垂問謝謝撫臺加惠真切吾儕氓士自當奮

勵以從會約希門下卽時詳定呈報祠田歸否自
當聽之但會時止供茶餅如曩日稽山書院之式
似尤可繼幸與諸生年長經事者酌其中制有檄
報甘廷尉併希爲僕申謝聞代期尚遙此吾土之
福也

又

抄書七本奉納總名王門宗肯或名王門精訓惟
取其一倘有佳名不妨易也人知龍谿先生妙得
師傳而於緒山語殊濶略不知其直截痛快乃至

于是把卷踊躍不覺爲之涉筆諸錄中一二長篇
亦有稍覺懶慢者似不妨裁省也容與海老再商
訂以復

答李大蘭二首

門下之書明白痛快真人人可知可行僕不敏雖
志於爲學而惰焉無聞門下豈閔其愚又憂其卽
於外教而思極之耶僕雖至愚其不敢外人情棄
人倫以爲道則亦聞門下之說而信之久矣獨疑
所謂人者必非六尺之謂而舍六尺之軀何者爲

人故深疑而密求之至今未得其說也易曰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孟子言舜明於庶物察
於人倫不獨言物情而先以神明之德不獨言人
倫而加之以察何也且人倫人情從人而言之也
旣不知人亦不可以言察倫而類物情矣願門下
明指六尺之內六尺之外何者爲人僕願請事焉
又

昨荷佳招併辱大教草草布謝併有所請蓋以洪
鐘在懸稍資尺挺以叩發大聲用振聾聵耳繼得

長牋果抒妙蘊剴切詳明憂時淑世之意溢於言
表不獨垂閔愚昧拯一人之迷謬而已是身之外
果無所謂道形色之外果無天性物情之外果無
神明此先聖下學上達殊塗一致之軌僕粗有聞
而篤信之有日矣然非大教發明尚抱餘惑三讀
來札霍然若汗敢不銘珮召命再至義難辭讓加
以饑渴之懷亟願摳侍而翌日老母自外家歸僕
將遠迎坐是復阻誠願豈緣分之淺耶道駕西遊
旦夕且還托在里閭領教尚有日在也

與何泰寧親家二首

我翁居留曹挺挺自致不爲世俗浮湛而比者聞
臨江新政又顓化道爲事何寬嚴各適如此焦弱
侯好持論其於倫品礪直無虛美而獨稱門下有
古人風範任事不阿曲昨語以新所聞更共忻忭
也今天下殆非無事救時之傑將必有究三靈之
奧旁通獨出者非我翁其誰哉齡新學晚進幸居
散不關世事讀書講論且得賢師友差用自慰但
鈍根劣器終無成立爲門下羞葭莩之餘必有以

欽定四庫全書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四十四
督誨之至祈至祈

又

敝同年朱令君之南也不敢無一辭以修候長者亦惟其愚鄙而無所嚮方庶幾門下不遐棄賜之數言之誨俾奉以周旋則所願望於大賢者亦已盈矣而門下所以寵譽獎誘者甚非齡之質即欲黽勉以仰副萬一而懼其疲繭終無可幾且齡何敢以世俗之文望門下也過辱隆貺豈門下猶以齡俗士而姑被以俗禮乎令郎聞已南歸舍妹體

素孱劣復遭危疾念之憂怖何可已不識竟無他虞否也

與何越觀六首

臨郡人持尊札至良慰良慰弟因之有大喜者三都下郵傳二千石治績皆以尊公爲絕倫一喜也舍妹劇病賴庇蔭以愈二喜也足下潛修養重定計於人所難持不爲幾幸一得渴赴狂走之事是所謂三大喜也來諭云家居則多事客游復多病弟所謂靜處屏息藥餌自扶心清欲寡病亦福也

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病亦樂也勝僕僕多事
遠矣丈以爲何如若云株守一室作兒女子態弟
竊以爲足下撝謙之過人顧識趣何如不甘作兒
女子自是大丈夫豈必以科名遲速爲意哉今東
帶躍馬而兒女子者何必少也如謂不然試質之
尊公何如

又

佳文秀捷冠冕如飲中醇耐食中蔗藕衣中文黃
其美易見而連歲屯蹇信有時命遲速之數然或
坐後力稍弱耳惟靜攝端居且停披覽以完力投
之當無留行矣臨場務博則不足守約則有餘故
不若取辦於本有之神用耳何如何如

又

長至前後氣候大段如春此客行之利也出關已
旬餘計可至淮陽間平日不慣陸行得無倦乎近
溪語錄已寫出共得八十葉無一語不精妙無一
字不緊切真人天之眼賢聖之聽我朝別無一事
可與唐宋人爭衡所可跨跼其上者惟此種學問

出於儒紳中爲尤奇偉耳若得梓行甚是盛事龍溪亦會看出或并二家與趙大州李卓老合作三冊更妙龍溪語知者或悶卓老語不知者或嗔若并刻須擇其不悶不嗔者乞與尊公商之垂示諸不一

又

別後僅一致意非敢忘也人事匆冗日事應接暇卽倦耳比日不審奉親之餘能肆力本業否此事雖有命要以技之精熟得之精而不熟則瑕疵互

見往往取敗聞亦有幸得者或少年犀利之鋒耳家務多端誠難撥置然須覓空便者不容更以怠惰叅之也弟杜門已數日不復更出矣秋風稍涼是鼓柁之候籬菊黃時當途把手一笑此意少蹉跎便是兩年然揆之情事較爲穩妥也

又

吾丈以美材晚遇而眉宇間無少戚戚之可見何襟度之超遠若是此必亨之券也入京知老親翁拂衣之事及詢令兄老伯云疏上時輒已先發豪

傑舉動卓偉堅決了無粘滯令人敬仰比都下事
益新奇非君子行志之日明矣甫至已爲南轅之
計夏間是合併期也

又

台山博大幽深鴈山奇峭森爽兼以蒼嶺仙都江
嶼南明之勝洞心悅目生平未有恨仁兄不同此
遊耳聞新構規模甚壯恭賀恭賀時詘舉羸雖吾
兄撝謙之語然多事多費時爲之亦自不易制度
未宏後可增改寮舍未備後可增設若造端太侈

末力難繼彼時所憂不但物力正恐身心交逼有
無量愁苦耳事已決定弟何敢阻撓但願詳加斟
酌可已者已之可減者減之可緩者需之使常有
餘財餘力勿以養人者害人至祝至禱昨過岷就
室中訪海門丈疾土屋方丈卽弟家臧獲所居亦
華於此深自愧慙以道德爲華美以宇泰爲寬宏
雖似老生迂談而審已量力亦世諦中要圖也

又

李北海天衣舊碑弟欲求雲間董學憲玄宰兄臨

寫一通勒石以補寺中墜典董文性疎脫恐至忘
失將托張世調翰吉以往庶新本速來舊亦靡失
耳明日且行希付來手此亦此山盛事也

答劉撫臺

家君平素居官清苦自將雖所在有蹟而心忘美
善之實口絕自喜之言雖家人父子間不得而聞
也數年前望齡曾托所親者乘間竊問一二未詳
者家君曰有是乎予忘之久矣蓋善不近名有而
不恃望齡小子無德而稱焉姑掇拾聞見最著數

端以復明問云爾一任中書舍人二任南道御史
時大將軍咸寧侯仇鸞怙寵通虜言之者多陷大
獄家君抗疏力詆之疏上時先大父爲武學教官
居京師聞之慮必獲罪見逮私買黑羊以待杖會
聖意涵納竟免於禍巡江巡倉事竣復命薦賢之
牘不受私謝張宮諭陽和時正附舟親見其事每
郡縣送書籍至必令於舫上抖擻方收入船宮諭
以此平生稱服清德屢爲生輩言之三任徽州府
知府家君平生宦績於徽州獨著難可縷數略具

忠仁編中生祠建已三十餘年春秋祝釐有如一
日民過其下必揖拜亦設籤筮稽卜無不驗者徽
人商於四方者遇越人必問陶太爺安否間遇同
姓者必邀入爲具酒食殷勤致敬望齡數年前嘗
謁許少師於新安每出入街巷長幼夾路擁觀歡
呼讚歎其聲如沸父老咸過邸中羅拜有垂涕者
斯亦仁政之驗也其大端如採木之議募景藩之
夫露禱而獲隨車之雨祈夢而決趙彪之獄皆銘
於金石發之謠謠尤較著章顯者矣四任江西按

察副使兵備九江時有亂卒剽湖中勢日張家君
練兵湖口猝與賊遇親督戰擒之以功受賞景藩
出封奄校恃勢橫暴至執縣令囚船底家君令人
持憲牌若捕今論法者令乃得脫其應變類此五
任湖廣布政司叅政六任福建按察使皆未久七
補雲南八補廣東九陞山東右布政使皆未任十
任河南左布政使錢糧稱允皆委官出入了不經
手宗室祿銀以時給發分毫無染離任之日囊橐
如洗十一陞太僕寺卿未任十二任應天府尹十

三任南京大理寺卿十四轉大理寺卿十五任工部右侍郎時王公鑑川為刑部尚書見家君歎曰吾部中何可無此人也請於政府遂改刑部右侍郎俄轉左署部事江陵為家君同年平居未嘗事私謁時當大審讞決精當及爰書成上之江陵曰吾向日以陶公蕪吏耳不謂其才如此及陞南禮尚以為殊擢也而家君處之自如弔賀之禮片紙不及江陵遂以為大憾暮年致政歸家居撫按薦章凡四上左都御史吳公悟齋疏請優禮著舊奉

詔給歲夫月米海內與是者不踰十人而浙中二人元洲張公與家君耳張公八十時已蒙兩院會疏存問前引其例尤為精切也家君居官既廉潔所得俸金未嘗為私畜每遷官歸盡哀所餘付先伯父不留銖兩有所需及從伯父請之及之官河南時留家獨往田不滿數十畝貸粟而饑時有饑餒之憂與季父方伯共樓三楹投老十年寸椽無改其清貧略可知已

與某府尊

今歲亢旱太甚老人八十之年所未曾見仰惟仁
慮精勤虔禱屢應而甘澤未浹自初三以來苗愈
枯瘁加以數日不雨則闔邑千頃都爲白地矣今
日之策惟有急開高壩通東小江水入注內河度
可半濟聞之鄉人初五六時江水平兩涯間今雖
稍落而十一日起潮秋月潮壯誠一導引不過數
日內河皆可充滿有水足恃農人易於爲力實今
者萬分緊要事也已丑之旱舍親康洲曾倡此議
開掘將畢而雨適至以是復止蓋此壩起自嘉靖
年間此前原設兩閘開閉瀦泄甚便於民今清水
閘見存惟不設板耳若因而修復旱則啓清水閘
以通於江潦則開三江閘以注於海雖有非時水
旱豈復爲慮此又仁臺百世不朽之烈也開壩之
事萬世同願間有一二異議者必壩上居民及富
家爲店屋者此輩獨以壩爲利故耳經久之策或
當徐議且請仁臺垂擇爲救時權宜小民懸命且
夕如救焚然緩恐無及但高壩係上虞地方應否
會同統希裁斷不悉

答潘鵬江同年

流浪湖山往而忘返者狂客事也使君公事既繁
賓客如市而能數枉干旄與狂者同其事麝花味
月遂爲湖中一段佳話矣謝謝

答朱二如

往冬得良訊并近作之寄深慰離居且所指誨之
者豐豐不爲世俗詡大推慕之言而期之以大道
非吾兄僕安所聞之也僕未第時雅意淡素然於
此實未能無羨悅如熊蹯虎炙若當有奇味及薦

食之政是不殊蝦菜耳足下之才而取一名第甚
易然而羨悅之與僕異甚矣平居握冊長歎似渴
馬之赴飲并心合力語無旁出得與不得征營錯
迕足下視僕平時曾如是焦然者乎僕猶悔之兄
慎勿然人讀書則讀書爲舉業俳偶則舉業俳偶
召之試則應試而售官之則爲官不售則如初倦
厭之則已此非爲名欲富也蓋道固然者惟爲而
期欲而躁曰圖之不可復失矣是爲名欲富也僕
非欲足下緩名與富以爲遲速或制之恁固無益

又非特無所益也甚嗜其得而重其失必且迎其
術之肖得者而遠其術之肖失者得失固未有常
術又或以得爲失失爲得凡世之詭遇倖成者人
人得挾持其陋以徙我而不勝其所師故吾鄉之
士多有抉奇從蕪戒博守陋者其欲得甚也足下
所示文古而邃質而有風尚其未至者有矣終不
襲逕路舖人之餘如僕前所謂也然於此事恐未
能泊如而深蹈僕之悔也故以爲規夫响响問寒
燠好語相誇嫚者非僕與足下交義也何以復敢
教之

與商仲文

劉君至都得手訊新篇之寄固弟所日夕想望得
一讀之者也亟索火盡夜持玩有以知足下功力
專久而機之達也其退之所謂汨汨其來者歟夫
人之將遇機必先動而文機實迎之得之也若不
勞其深思之而書之手也讀而無抵於齒無梗於
喉若其未嘗思者也理與心慣心與手熟而已矣
足下之文殆近是歟來諭謂密林清室有以自樂

無慕乎世之所謂科名者足下今日文於取此宜
易而高曠澹蕩又如是是宜其文之所詣然耳然
弟猶懵懵自忘其鄙爲攻石於和氏亦仰見垂教
之心而不敢有藏匿不竭之意以自外也郎君作
文若何咄咄相迫足下固須策足避之矣

又

足下不得志於鄉國俯而游燕揮數百金蹀足首
路何至以簿領微文相難又足下至慎何以有此
夫將翔者伏將通者塞天意者其將通足下耶夫
亦天之甚惜足下才而去之異方以顯重其他徒
而撓之耶亦安知今之撓足下者不卽以文知足
下者乎事固非有他損不足過愁僕所深慮獨恐
足下見未宏值小拂逆或便大爲阻喪肝肺結轆
意緒坎廩甚至自遺不克鬱爲痰疾耳神龍之蟄
居麼蟲齧其鱗間皆足以苦之迨其乘雷挾電震
懾千里則悠然而化足下今所苦僅若麼蟲之一
齧慎無爲所憂但多幸多幸僕知兄善自愁故敢
以書寬譬不勝過謬亮我爲望

與蔡虛臺年兄

昨辱幣命獎飾殊甚迺知山林之多墜禮也會稽
 望毘陵纔十舍溪澗之毛足以修敬缺焉無一介
 之將又復數月矣江南淫潦異常方千里間野無
 寸草聞上江亦復然不知小民何以及歲敝郡雖
 小稔而米價且踊田間行有艱食之歎所恃明使
 君在上勞來振救使不聚而為盜如弟輩者皆得
 安枕以樂其饑徼厚惠矣居今之世所以釀亂召
 禍者靡事不有第少一凶歲為之驅耳此真當事

者之憂也弟比歲多病兼以老母久卧牀蓐醫藥
 無可恃日在惟懼中而妄語云云真婆不恤緯也

與莊年兄學憲

昨以先人卹錄事上恩主記伏荷垂答勤勤滿紙
 雖手足之誼不啻焉古人云天下之大有一人知
 已足以不恨仁丈知先君榮矣易名二字又何足
 有無乎弟以客秋發舟武林臆初方入都下猥以
 年資得隨例一轉但久廢田野忽入班著如猿衣
 冠如鳥鐘鼓非獨不樂又且駭而眩焉自惟一具

情骨終須頓放間寂處耳三蜀文事日新歲盛仁
文以稅林宗公主盟多士人地之宜莫是過焉甚
休甚休

答聶錢塘

天真鼎新講席再振前後出自明公甚盛舉也生
雖固陋敢不趨命第緣老母衰年久病寒熱如瘧
醫療百方有加無瘳生搯臂頻驚跬步難離李丈
所館纔隔十里亦經月不能陪侍況能遠涉濤江
廁身俎豆之列乎李文今夏偶瘧血氣大損深以
跋履爲艱生再三將命方勉一趨召信宿卽返若
入城市事拜謁似尚未能也仰希垂亮

與王慕蓼太守

雙旌守杭敝邑士人若去師保復臨父母喜可知
也山林疎惰竿牘時廢然每從順風薰被仁問深
用浣慰末俗昏渝有位者棄其民爲不足教鞭箠
督責以求最課聞明公下車躬先德化諄諄然喻
之如喻其子乃知門下所以爲政亦猶師道也李
楮山丈及自吳又盛道明公垂教於逆旅抒寫肝

隔真所謂仁義之言此與當世綺言譁於人囁囁
出喉吻者又天壤矣忻服忻服

與劉乾陽

昨辱大教謹遣小价隨行爲僣從累多矣吾兄勁
節清風爲南北所歸伏亦復何慮第願絕口不言
閩事飲後慎言而已哀疚中不敢爲常禮餞贐之
文俱從疎略惟亮之

與某公祖

臺下寢塊之中復遘鼓盆之變雖達齊莊叟而感

切悼亡韋蘓州所云寂性喻人滯情在已知臺下
政亦不免也

與錢伯濟丈三首

卽日郎君以手教至惻惻怡原之沒方爲其孤嫠
慮而夷度兄劄忽來得此金爲基本歲食其息可
以少濟北人交義有過南土矣天衣築室初意甚
銳而老母夏間多病不欲其子之遠去故有他卜
之議若李先生之必久留僕之必爲先生結廬故
無異心也室中疑有娠而春來每每泄漏今不漏

者二月餘矣而胎不甚長尚在有亡之間兄厚意
實心刻之夷度兄高才厚養如利刃之遊肯繁或
其求治太銳故覺其畏慎稍過耳少住自相服習
吾兄亦不須爲過慮也

又

連以不潔穢諸寶器念之媿悚雲門之遊甚欲追
侍但以遠出在邇須少處分今日遣婦還母家明
後日亦有薄冗但偵得諸丈還館卽趨命矣海門
丈幸致意拄杖子今日用得著否

又

趙太常可謂退藏於密矣以丈弘毅何難及之弟
雖竊有思齊之志而弱植難奮奈何佳文平達自
是必售之器喜喜

與林泉叔

姪久居岩壑不及造請不審祠堂之議若何姪觀
古今忠臣義士成事業於國家者類不避勞怨不
恤謗議及功立義著向之畏事遠嫌者已泯泯若
腐草而此人獨名烈耿耿若金石之不磨向使國

無此人則非國家無此人則非家故任事立功之
人國家之瓌寶也其自信也必堅其自待也必厚
豈小小口舌所能動哉老叔公勤敏練不獨吾宗
所僅有亦他族所絕無近日之謗不足以欺童豎
豈足以揜覆盛德搖惑明者老叔何爲芥蒂胸中
損任事之氣哉

與我明弟

別後得來教具悉精銳之意間於南來者知一二
進修之槩甚爲助喜學道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但

生處熟些子熟處生些子自然合轍大慧老人斷
不欺我吾輩心火熖熖思量分別殆無間歇行而
不及知知而不及禁非心體本來如是蓋緣無始
時來此路行得太熟耳今以生奪熟以真奪妄非
有純一不已之功何異盃水當輿薪之火哉然所
謂工夫者非是起心造意力與之爭只是時時念
念放下去放不得自然須有着倒一句無義語時
時提起卽是念念放下之妙訣也愚近日依而行
之深信舍此無法亦甚覺省力此是三教中了心

性的第一神丹一超直入的秘旨儘你自負見地
超妙的亦儘是用得着莫漫然以道理支分坐在
無事甲中令結習濃熟處益得其便以知見風吹
嗜慾火送入鑊湯鑪炭中去也幸與諸弟姪其商
訂之

與幼美兄八首

入都後人事甫畢卽有文字之役制勅三百負人
各四五篇亦千餘篇矣精神索薄日不暇給至三
月盡方得息肩攬鏡自照忽有數百莖白髮心血

耗竭已有徵驗資藉筆頭餘潤囊中稍腴口衆費
廣亦無幾羸回顧空乏之處不知所用反患不足
竈兒得銚金輒不復歌弟似之矣都下得勝友數
人日逐會聚甚有益不意指目遂集乃噤不敢偶
語一二白眉先去爲望弟初指討差爲抽身之計
而朱相公苦心相規竟爾中止蓋暫假金馬門爲
避暑地耳入秋便圖乞身薄相之人官至宮僚千
足萬足惟已躬上事豪髮未曾夢見四十無聞言
之刺心豈宜以有限時日付之軟紅塵土中消歇

耶儲山先生與越大有法緣而吾宗尤盛蓋自先
世來所未聞未見者老兄倡起之功大矣此事不
屬意與願究之圖之無負此耆趨向也

又

得歲杪所寄手教甚慰護生是最上福田而苦無
生全之術雲棲大師創二池吳下頗倣而爲之然
穿池治垣地慳勞倍未有樹山爲籓疏石爲淵網
罟永辭靜深可樂如茲地者也曹溪曹山皆佛祖
隆化之跡名義偶同殆有夙記給孤流水二長者
兄蕪而有之矣菴名當如本願弟當求趙中翰士
楨篆曹山護生菴五字奉上

又

圓悟老人語較妙喜殊平實吐心直示無一字覆
藏願精覽諦思之小叅法語書札尤易者也涼月
平湖葉舟凌泛佳事可繪亦復可詠梅水拜賜第
覓茶具求炭於市頗益勞耳小館獨坐恐炎月無
此涼處有佳况可過煎茗也

又

弟臆說耳然深信自若日用處卽聖神地位處聖
神地位處卽學者入手處何者無思無爲不容有
二也雨後定涼爽曹山之行敢借杖履

又

偕游已厚幸又煩爲具愧謝謝季君新作大佳讀
之如舊識人久別復覩甚爲踴抃也

又

看花城南遂入南池從後嶺登秦望甚徑但恐天
色未正雨暘未可定耳以風日佳卽往難豫卜耳

又

下方酷熱此山風月涼爽如清秋無由分餉耳弟
比與李先生共宿大殿一燈耿耿先生中夜起坐
達旦眠者何得自逸耶新閣何似去年夏月得逃
暑便是仙人不須他名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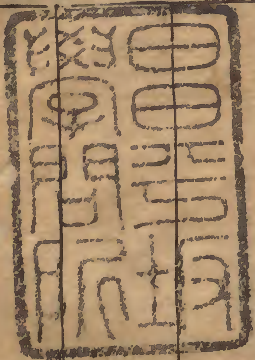
又

弟每歲飯食粗足猶半倚質錢乞貸方可度日若
目前無收舉家且枵腹豈獨當爲邑人計乎前傳
海塘已決茲辰族人存於郡中見者云塘決卽爲

居人所塞以理度之必開塘後水不甚行故地方
借潮患名以復壅耳古云千丈之堤潰於蟻穴如
隄穿溜注豈土人所復能施力耶適又移書會稽
令力陳艱危之勢請其親度要害喻居民以槩派
修築不煩以一夫半鑿之意想能見聽但不知有
益否耳

與一金禪師

老母久病醫藥鮮效惟有投誠 三寶以冀冥佑
而生心後力劣懼無以自宣仰惟大德福智兩嚴
戒牒俱邵庶資慈蔭有感必通輒敢冒昧以請極
知法體不任勞動幸勉強一行中間亦有權宜不
至過勞也再禱



易經

卷之

第

萬曆辛亥季冬月

喬山堂劉龍田鑄

